

君門

群書集事淵海

五之六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五

君門

問政

問治國之政事者

湯問伊尹公卿大夫士之道 說苑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堤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為九卿故





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彊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為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堯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又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

湯問公卿大夫士知有道否

說苑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况無法度而任已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選賢夫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事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群生潤澤草木音者虞舜左禹右臯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効也

文王問呂望為天下

說苑



文王問於呂望曰為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振鰥寡孤獨

武王問太公更法者何說苑

武王問於太公曰為國而數更法令者何也太公曰為國而數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為法者也故令出而亂亂則更為法是以其法令數更也

武王問太公治國之道 說苑

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義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

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傷之則怒之也故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閭閻饑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

武王問太公賢君治國 說苑

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媼慝下不陰害下幸官室以費財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武王曰善哉

周成王問何德而民親 說苑

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



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讐也夏殷之臣反讐桀紂而臣湯武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

秦穆公問得國失國之道說苑

秦穆公問問由余曰古者明王聖帝得國失國當何以也由余曰臣聞之當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願聞奢儉之節由余曰臣聞堯有天下飯於土簋啜於土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于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為食器斬木而裁之銷銅鐵脩其刃猶漆黑之以為器國之不服者十有三舜經天下禹受之作為祭器漆其外而朱畫其內繒帛為茵褥禱有自彩為飾彌侈而國之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

沒殷周受之作為大器而建九傲食器彫琢觴勺刻鏤四壁四惟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者彌侈故曰儉其道也

齊桓公問管仲治道國語

鮑叔薦管仲桓公使人請魯縛至於燕桓公親迎之于郊而與之坐而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軍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遊車之襲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群叟比較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端本肇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顛



毛以為民紀統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為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仲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詭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間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今夫士群萃而州處間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今夫工群萃而州處審其四時卜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旦暮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

今夫商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檐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暮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為商今夫農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及寒擊果除田以待時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鑿以日暮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滿身衣襍禮記注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肢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心足賴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曰定人之



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師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參固起按以為三官臣立三宰二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衛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脩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桓公曰諾遂脩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曰作內政示宮室令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為

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十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軍中之鼓有國子之鼓有萬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畫戰目相見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之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

齊桓公問何以治國 說苑



齊桓公問於甯戚曰筦子今年老矣為弃寡人而就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使姦邪不起民衣食足乎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柰何甯戚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桓公曰既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屈奇之士踵門而求見寡人者甯戚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疑官之卑祿之薄也且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諂諛在傍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訊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擅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求處五阻不去則上蔽更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桓公曰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為戒本也

晉文公問何以救饑國語

晉饑文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公曰然則若何對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歲出如入何匱之有公使為箕及清原之蒐使佐新上軍

晉文公問治國易難國語

晉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治國為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焉

晉平公問師曠人君之道說苑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



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齊景公問仲尼秦穆之霸史記

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殺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

齊侯問晏子為政何患說苑

齊侯問於晏子曰為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言則善無由入矣復稟之君朝齊桓公問治民焉復稟之君不對而循

口操衿抑心桓公曰與民共甘苦饑寒乎夫以我為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諭因禮之千金

魯哀公問孔子為政孔子家語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省力役薄賦歛則民富矣敷禮教遠罪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衛靈公問政孰為務說苑

衛靈公問於史鮒曰政孰為務對曰大理為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為務少焉子路見公公以史鮒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為務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報抱以行之一鬪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為非也此其為殺人亦衆



矣故曰司馬為務少焉子貢人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  
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脩教二年而有扈  
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  
鳴故曰教為務也

衛君問士何以不至 說苑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繒帛而  
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誅罰不  
可以理避也猶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鷄矣雖有香餌而不能  
致者害之必也

齊宣王問人君之事 說苑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為而  
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

大德容下聖人寡為而天下服矣書曰無作孽人曰峻有  
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

魏文侯問刑罰之源 說苑

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奸邪淫佚之行  
貞女牙之心饑寒而起淫佚者久饑之詭也彫文刻鏤害農事  
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饑之本也女工傷則寒  
之原也饑寒並至而能不為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  
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  
窮者為奸邪而富足者為淫佚則驅民而為邪也民以為邪因  
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為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原人主不  
塞其本而替其末傷國之道乎文侯曰善以為法服也

魏文侯問李克為國 說苑



魏文侯問李克曰為國如何對曰臣聞為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曰吾賞罰皆當而民不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淫民乎臣聞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祿其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為榮華入則脩筴瑟鍾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謂奪淫民也

唐太宗問玄素為政唐書

張玄素授景州錄事參軍太宗即位問以政對曰自古未有如隋亂者得非君自專法日亂乎且萬乘之尊身決庶務日斷十事五不中中者信善有如不中者何一日萬機積其失不亡何待若上賢右能使百司善職則高居深拱疇敢犯之隋末盜起爭天下者十數餘皆保城邑以須有道聽命是欲背上怙亂者

果鮮持人君不能安之而挺之亂也以陛下聖神跡所以危鑒所以亡日慎一日雖堯舜何以加帝曰善

唐太宗問德威明刑唐書

唐太宗貞觀初劉德威歷大理卿綿州刺史政號廉平百姓立石頌德尋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入為大理卿帝問曰比刑網寔密咎安在德威曰在君不在臣下之寬猛視主之好律失入者減三失出者減五今坐入者無辜坐出者有罪所以吏務深文為自營計非有教使然也帝然其言

高宗問來濟馭下所宜唐書

來濟顯慶初兼太子賓客進爵為侯高宗嘗從容問馭下所宜濟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人命之食曰請遺天下食遺之衣曰請遺天下衣公曰吾府庫有限安得而給老人曰春不奪農時



集事卷五  
十  
即有食夏不奪蠶工即有衣由是言之省徭役馭下之宜也於  
時山東役丁歲別數萬人又議取庸以償顧紛然煩擾故濟對  
及

德宗問為政寬猛 唐書

德宗嘗問政之寬猛孰先權德輿對曰唐家承隋苛虐以仁厚  
為先太宗皇帝見明堂圖始禁鞭背列聖所循皆尚德教故天  
寶大盜竊發俄而夷滅蓋本朝之化感人心之深也帝曰誠如  
公意德輿善辨論開陳古今本末以覺悟人主為輔相寬和不  
為察察名

唐文宗召訪問政理事文類聚

唐文宗太和初趙宗儒進太子太師帝召訪政理對曰堯舜之  
化儉而已願陛下守之帝納其言

金世宗問田賦 金史

魏子平字仲均世宗大定六年拜叅知政事上問子平曰古者  
稅什一而民足今百一而民不足何也子平對曰什一取其公  
田之入今無公田而稅其私田為法不同古者有一易再易之  
田中田一年荒而不種下田二年荒而不種今乃一切與上田  
均稅之此民所以困也上又問曰成卒逋亡物故今按物力高  
者補之可乎對曰富家子弟驂懦不可用守成歲時求索無厭  
家產隨壞若按物力多寡賦之募材勇騎射之士不足則調兵  
家子弟補之庶幾官收實用人無失職之患上從之

金世宗問程輝言事如何 金史

程輝侍朝世宗曰人嘗謂卿言語荒唐今遇事輒言過於王爵  
顧謂宰臣曰卿等以為何如皆曰輝議政可否略無隱情輝對



曰臣年老耳聾第患聽聞不審或失奏對苟有所聞敢不盡心  
章宗問宣帝綜核名實之道金史

守直章宗時拜參知政事頗銳意於治嘗問漢宣帝綜核名實  
之道其施行之實果何如守真誦樞機周密品式詳備以對上  
曰行之果何始守真曰在陛下厲精無倦耳

## 論功

論臣下之功勞者

晉文公論狐偃萬世之功史記

晉文公渡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  
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為右吾用之  
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亦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  
世之功乎是以先之

漢高帝以蕭何功第一前漢

漢高帝五年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群臣爭功歲餘功不  
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鄼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  
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  
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  
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  
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  
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  
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  
莫敢言

漢高祖大蕭何功前漢

高祖封功臣秦定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



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心欲以蕭何第一關內侯鄂千秋時為謁者進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遯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待陛下此萬世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令何第一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待鄂君迺得明於是進封鄂千秋為平安侯

晉武帝思羊祜之功

晉書

晉武帝羊祜卒後而吳平群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

之功也因以剋定之功策告祜廟

唐太宗不私叔父

唐書

太宗時以房玄齡為中書令第功班賞與杜如晦長孫無忌等功第一餘皆次敘封拜帝顧群臣曰朕論功定封恐不能盡各與朕言毋諱淮安王神通曰義師起臣兵最先今玄齡等以刀筆吏居第一臣所未喻帝曰叔父兵誠先至結未嘗躬行陣故多奔敗玄齡等有決勝帷幄定社稷功此蕭何所以先諸將也叔父親顧不可緣私與功臣競先後爾初立師利等皆怙功攘袂或指畫自陳見神通愧屈乃曰陛下至公不私其親吾屬可妄訴邪

報功

報臣下有功於國者



子文賞得臣 左傳

僖公二十三年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魯僖公賞館人 國語

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魯僖公使臧文仲住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始伯而欲固諸侯故解有罪之地以分諸侯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不以固班亦必親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魯之班長而又先諸侯其誰望之若少安恐無及也從之獲地於諸侯為多既及復命以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請賞之乃出而爵之

晉文公三賞 史記

晉文公歸國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文公報曰夫道守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

晉文公行賞先德後力 說苑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及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及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為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為成人者吾以為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義蕃援我使我不得為



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為次賞夫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為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知存人之身亡人者不知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為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與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詩云率禮不越此之謂也

晉文公賞功先雍季說苑

晉文公與荆人戰於城濮君問於咎犯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荆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

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晉侯賜魏絳樂左傳

魯襄公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師懼師觸師觸廣車軌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二肆及其鑄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諧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燁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



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魯襄公享荀偃左傳

魯襄公十九年公至自伐齊晉人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漵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與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

趙襄子以高赫受上賞說苑

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孟談謂襄子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

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

漢武帝褒封功臣前漢

武帝時李廣利旋軍還入玉門物故者衆帝以為萬里而伐不錄其過迺下詔曰匈奴為害久矣今雖徙幕北與旁國謀共要絕大月氏使遮殺中郎將江故鴈門守攘危須以函及大宛皆合約殺期門車令中郎將朝及身盡國使隔東西道貳師將軍廣利征討厥罪伐勝大宛賴天之靈從沂河山涉流沙通西海山雪不積士大夫徑度獲王首虜珍怪之物畢陳於闕其封廣利為海西侯食邑八千戶又封斬郿成王者趙弟為新時侯軍正趙始成功最多為光祿大夫上官桀敢深入為少府李哆有計謀為上黨太守軍官更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



漢宣帝厚葬霍光 前漢

漢宣帝時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  
大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  
塚上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梓宮便房  
黃腸題湊各一具椁木外臧椁十五具東園溫明皆如乘輿制  
度載光尸柩以輜輶車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  
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謚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  
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既葬封山為樂平侯以奉車  
都尉領尚書事

漢宣帝圖畫功臣於麒麟閣 前漢

宣帝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廼圖畫其人於麒  
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

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  
額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  
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  
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  
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  
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漢宣帝褒封甘延壽 前漢

漢宣帝時甘延壽為郎試弁為期門以材力愛幸稍遷至遼東  
太守免官車騎將軍許嘉薦延壽為郎中諫大夫使西域都護  
騎都尉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

漢成帝爵賞會宗 前漢

漢成帝元延中復遣段會宗發戍己校尉諸國兵即誅末振將



大子番丘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即留所發  
兵墊婁地選精兵三十弩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未振將  
骨肉相殺殺漢公主子孫未伏誅而死使者受詔誅番丘即手  
劍擊殺番丘官屬以下驚恐馳歸小昆彌烏犁靡者未振將兄  
子也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為言來誅之意今圍守殺我如  
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郅支頭懸街烏孫所知也昆彌以下服  
曰未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令飲食之邪會宗曰  
豫告昆彌逃匿之為大罪即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故不先告  
昆彌以下號泣罷去會宗還奏事公卿議會宗權得便宜以輕  
兵深入烏孫即誅番丘宣明國威宜加重賞天子賜會宗爵關  
內侯

漢光武封鄧禹為侯 事文類聚

漢光武即位於鄗使使持節拜鄧禹為大司徒策曰前將軍禹  
深執忠孝與朕謀謀惟幄決勝千里今遣奉車都尉授印綬封  
為鄧侯邑萬戶敬之哉禹時年二十四

漢安帝紹封功臣後漢

光武建武二年馮異字公孫封陽夏侯九年病發薨于軍長子  
彰嗣明年帝思異功復封彰弟訢為析鄉侯十三年更封彰東  
緡侯食三縣彰卒子普嗣有罪國除永初六年安帝下詔曰夫  
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興滅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昔我光  
武受命中興恢弘聖緒橫被四表昭假上下光耀萬世祉祚流  
衍垂於罔極予末小子夙夜永思追惟勳烈披圖案籍建武元  
功二十八將佐命虎臣讖記有徵蓋蕭曹紹封傳繼於今况此  
未遠而或至之祀朕甚愍之其條二十八將無嗣絕世若犯罪



奪國其子孫應當統後者分別署狀上將及景風章敘舊德顯  
茲遺功焉於是紹封普子晨為平鄉侯明年二十八將絕國者  
皆紹封焉

蜀先主率群僚弔墓蜀書

先主定蜀嘉中郎將霍峻之功乃分廣漢為梓潼郡以峻為梓  
潼太守裨將軍在官三年年四十卒還葬成都先主甚悼惜乃  
詔諸葛亮曰峻既佳士加有功於國欲行酹遂親率群僚臨會  
弔祭因留宿墓上當時榮之

孫權養凌統二子吳書

吳孫權時凌統累有戰功拜偏將軍會病卒統二子烈封年各  
數歲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  
子也及八九歲令葛光教之讀書十日一令乘馬追錄統功封

烈亭侯

孫權迎視呂蒙之病吳書

孫權時呂蒙字子明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蒙疾發權時在公  
矣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愈蒙疾者賜千金時  
有鍼加權為之慘感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  
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喟喟夜不能寐病中瘳為  
下赦令群臣畢賀後更增篤權自臨視

吳孫權感周泰之功吳書

周泰字幼平事孫策討六縣山賊權住宣城使士自衛不能十  
人意尚忽略不治圍落而山賊數千人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  
鋒已交於前或斫中馬輦眾不自定惟泰奮激投身衛權膽氣  
倍人賊既解散身被十二創良久乃蘇是日無泰權幾危殆後



權因會諸將宴自行酒到秦前命解衣手自指其創痕問以所起秦輅記昔戰鬪處以對權乃把其臂因流涕交連曰幼平卿為孤兄弟戰不惜軀命被創數十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即勅賜以御物使以兵馬導從出鳴鼓角作鼓吹

晉成厚禮葬王導

晉書

晉明帝時王導位進太傅成帝咸和五年薨帝舉哀三日遣大鴻臚持節護喪事贈祿之禮一依漢博陸倕及安平獻王故事及葬給九游輜輶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武贄班劍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為比

夏赫連勃勃遣王買德為侯

晉書

夏赫連勃勃遣王買德戰敗劉義真獲晉寧朔將軍傅弘之輔

國將軍崩恩於是勃勃大饗將士于長安舉觴謂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周而果效可謂筭無遺策矣雖宗廟社稷之靈亦卿謀猷之力也此觴所集非卿而誰於是拜買德都官尚書加冠軍將軍封河陽侯

宋文帝稱賞沈演之

南史

宋文帝時沈演之字臺真為右衛將軍殷景仁卒乃以後軍長史范晔為左衛將軍與演之對掌禁旅同參機密尋加侍中文帝謂之曰侍中領衛望實優顯此蓋宰相便坐卿其勉之上欲伐林邑朝臣多不同唯廣州刺史陸徽與演之贊成上意及林邑平賜群臣黃金生口銅器等物演之所得偏多上謂曰廟堂之謀卿參其力平此遠夷未足多建茅土廓清舊都鳴鸞東岱不憂河山之不開也



隋文帝復張威爵位北史

張威初仕周隋文帝時遷青州總管在青州頗事產業遣家奴於人問鬻蘆服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上深加譴責坐廢於家後從上祠太山至洛陽上責讓之因問威所執笏安在威頓首曰臣負罪無顏復執謹藏於家上曰可持來威明日奉笏以見上曰公雖不遵法度功效實多今還公笏於是復拜洛川刺史後改封皖城郡公轉相州刺史

隋煬帝嘉賞衛玄功績北史

隋煬帝時衛玄為京兆內史破楊玄感煬帝徵詣高陽勞之曰社稷臣也使朕無西顧之憂賞賜優厚遣還鎮京師詔曰關右之任一委於公公安社稷乃安公危社稷亦危出入須有兵衛坐臥恒宜自牢也賜以玉麟符而代銅獸

隋煬帝賜子蓋金盃北史

隋煬帝建業九年樊子蓋為檢校河南內史進爵為濟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為立此名郡也後陪宴積翠池帝親以金盃屬子蓋酒曰良筭嘉謀俟公後動即以此盃賜公用為永年之瑞

武后以孝傑為左衛將軍唐書

武后以王孝傑為副總管討吐蕃戰大非川為虜執贖普見之曰貌類吾父故不死歸之后以為右鷹揚衛將軍孝傑居虜中久悉其虛實長壽元年為武威道總管與阿史那忠節討吐蕃克龜茲于闐疏勒碎葉等城武后曰貞觀中西境在四鎮其後不善守棄之吐蕃今故土盡復孝傑功也乃遷左衛大將軍

唐玄宗賜忠嗣四印唐書

玄宗時王忠嗣累有戰伐功大俄為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



河東節度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制萬里近世未有也

唐德宗賜李晟第宅鼓吹

唐書

德宗時李晟破朱泚收復京師露布至梁帝感泣群臣上壽且言晟蕩夷克愍而市不易廛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不能加之帝曰天生晟為社稷萬人豈獨朕哉拜晟司徒兼中書令實封千戶晟遣大將吳詵以兵三千到寶鷄清道自請迎扈不許帝至自梁晟以戎服見三橋帝駐馬勞之晟再拜頓首賀克殄大盜廟朝安復已即跪陳備爪牙臣不能指日破賊致乘輿再狩乃臣不任職之咎敢請死伏道左帝為掩涕命給事中齊映起之使就位有詔賜第永崇里涇陽上田延平門之林園女樂一列晟入第京兆供帳教坊鼓吹迎導詔將相送之帝紀其功自文于碑敕皇太子書立于東渭橋以示後

世云又令太子錄副以賜

唐德宗詔賜承緒繼懷光後

唐書

唐德宗貞元元年八月朔方部將牛名俊斬李懷光傳首以獻年五十七帝念其功詔許一子嗣莊第各一區聽以禮葬妻王徙澧州初懷光死其子璠盡殺其弟乃死故懷光無後五年詔外孫燕賜姓李名曰承緒以左衛率府曹曹參軍繼懷光後仍賜錢百萬置田墓側以備祭享還妻王使就養云

唐昭宗詔錢鏐圖像凌煙

五代史

昭宗詔錢鏐圖形凌煙閣升衣錦營為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山大官山曰功臣山鏐游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切所嘗戲大木曰衣錦將軍

唐昭宗加錢鏐爵

五代史



昭宗以宰相王持鎮越州持請授錢鏐乃改威勝軍為鎮東軍  
拜鏐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中書令賜鐵券恕九死  
鏐如越州受命還治錢塘號越州為東府光化元年移鎮海軍  
於杭州加鏐檢校太師改鏐鄉里曰廣義鄉勳貴里鏐素所居  
營曰衣錦營

宋太祖保全功臣 宋史

乾德初太祖因晚朝與石守信等飲酒酒酣帝曰我非爾曹不  
及此然吾為天子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吾終夕未嘗安枕而  
臥守信等頓首曰今天命已定誰復敢有異心陛下何為出此  
言耶帝曰人孰不欲富貴一旦有以黃袍加汝之身雖欲不為  
其可得乎守信等謝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之帝曰人生  
駒過隙爾不如多積金帛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

君臣之間無所猜嫌不亦善乎守信謝曰陛下念及此所謂生  
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病乞解兵權帝從之皆以散官就第賞  
賚甚厚

宋神宗以韓琦配享宗廟 宋史

神宗時韓琦換節永興軍再任未拜而薨年六十八前一夕大  
星隕于治所櫪馬皆驚神宗發哀苑中哭之慟輟朝三日賜銀  
三千兩絹三千匹發兩河卒為治塚塚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  
元勳贈尚書令謚曰忠獻配享英宗廟庭

宋理宗褒贈死節 宋史

理宗淳祐七年詔先鋒統制田智潤泗州潮河堤之戰父子俱  
死於兵贈智潤修武郎子承節郎更官其一子承信郎給緡錢  
五千恤其家



元太祖賜扎八兒居第 元史

太祖覽中都山川形勢顧謂左右近臣曰朕之所以至此者扎八兒之功為多又謂扎八兒曰汝引弓射之隨箭所落悉界汝為已地乘輿北歸留扎八兒與諸將守中都授黃河以北鐵門以南天下都達魯花赤賜養老一百戶并四王府為居第扎八兒每戰被重甲舞槊陷陣馳突如飛嘗乘橐駝以戰衆莫能當

元憲宗解玉帶賜德臣 元史

憲宗時汪德臣為都總帥從帝征蜀累有戰功忽微疾帝勞之曰汝疾皆為我家飲以葡萄酒解玉帶賜之曰飲我酒服我帶疾其有瘳乎德臣泣謝

元世祖賜榮祖爵 元史

世祖時王榮祖字敬先從父珣附於元木華黎屢有戰功又從

諸王也忽略地三韓降天龍諸堡皆禁暴掠民悅服之五里山城請於主將全其民遂下甕子城竹林寨苦苦數島世祖嘉其功賜以金幣官其子興千戶仍賞其部曲移鎮高麗平壤帝遣使諭之曰彼小國負險自守釜中之魚非久自死緩急可否卿當熟思榮祖乃募民屯戍闢地千里盡得諸島嶼城壘高麗遣其世子倬出降遂以倬入朝中統元年夏詔榮祖詣闕帝撫慰之曰卿父子勤勞於國誠節如一進沿邊招討使兼北京等路征行萬戶賜寶鞍弓矢還鎮以病卒

褒忠

褒美臣下忠於國者

漢景帝褒衡廬二王 前漢

吳王濞反使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



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為貞信  
迺勞苦之曰南方卑濕徙王王於濟北以褒之及薨遂賜謚為  
貞王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徙為衡山王王江北

隋煬帝褒賜常達 唐書

隋煬帝時常達為鷹擊郎將嘗從高祖征伐與宋老生戰霍邑  
軍敗自匿帝意已死久乃自歸煬帝大悅命為統軍拜隴州刺  
史時薛舉方強達敗其子仁果斬首千級舉遣將侂士政給降  
達不疑厚加撫接士政伺隙劫之并其衆二千歸賊舉指其妻  
謂達曰識皇后乎答曰彼癯老嫗何所道舉奴張貴又曰亦識  
我否達瞋目曰若乃奴耳貴忿舉笏擊其面達不為懼亦拔刀  
逐之趙弘安為蔽捍乃免仁果平帝見達勞曰君忠節正可求  
之古人為執士政殺之賜達布帛三百段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李澄子為河南尹 唐書

唐高宗時李澄被安祿山所害其子源八歲家覆俘為奴轉側  
民間及史朝義敗故吏識源於洛陽者贖出之歸其宗屬代之  
聞授河南府參軍遷司農主簿以父死賊手常悲憤不仕不娶  
絕酒葷葷材佛祠者澄舊墅也源依祠居闔戶日一食祠殿其  
先寢也每過必趨未始踐階自營墓為終制時偃臥庭中穆  
宗長慶初年八十矣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源曰賈誼稱守圉  
杆敵之臣死城郭封疆玄宗天寶時士罕伏節逆羯始興委符  
組棄城郭者不為恥而澄約義同列守位自如抵刃就終臣節  
之光由澄始而源天與至孝絕心祿仕五十餘年常守沈默理  
契深要一辭開析百慮洗然抱此貞節棄於清世臣竊為陛下  
惜之穆宗下詔曰昔盜起幽陵振蕩河洛贈太尉澄處難居首



正色就死兩河聞風再固危壁殊節卓焉到今稱之源有曾參  
之行巢父之操泊然無營訖此高年夫褒忠所以勸臣節也旌  
孝所以激人倫也鎮澆淳莫如尚義厚風俗莫如尊老舉是四  
者大徹于時其以源守諫議大夫賜緋魚袋河南尹遣官敦諭  
上道帝自遣使者持詔書袍笏即賜又賜絹二百匹源頓首受  
詔謂使者伏疾年耄不堪趨拜即附表謝辭吐哀慙一無受尋  
卒

元仁宗祠墓 元史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春正月崩仁宗與太后聞哀奔赴至衛輝  
經比干墓顧左右曰紂內荒於色毒痛四海比干諫紂剗其心  
遂失天下令祠比干於墓為後世勸

## 旌勸

旌其善而勸後人者

漢景帝封德景之子 前漢

孝景帝時鼂錯以趙王有過削趙常山郡諸侯怨吳楚反遂與  
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內史王悍諫不聽遂燒殺德悍景帝憐趙  
相內史守正死皆封其子為列侯

後秦姚興旌城門尉 晉書

後秦主姚興時從朝門游于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  
前驅既至城門校尉王滿聰被甲持杖閉門拒之曰今已昏闇  
奸良不辨有死而已門不可開興乃迴從朝門而入旦而召滿  
聰進位二等

唐太宗追褒虞世南 唐書



唐太宗時虞世南卒年八十一詔陪葬昭陵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懿太宗手詔魏王泰曰世南於我猶一體拾遺補闕無日忘之蓋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中無復人矣後帝為詩一篇述古興亡既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將何所示邪敕起居郎褚遂良即其靈坐焚之後數歲夢進讜言若平生翌日下制厚卹其家

唐宣宗以李行言為刺史 萬年龜鏡

唐宣宗大中八年上獵於苑北遇樵夫問其縣曰涇陽人也問人為誰曰李行言復問曰為政何如對曰其性執有強盜數人屠於軍家索之不與盡殺之歸貼其名於寢殿之柱乃行言

後唐明宗褒美廉吏 五代文

後唐明宗立拜石敬瑭保義軍節度使賜號竭忠建策興復功臣兼六軍諸衛副使在陝為政以廉聞且時諸侯多不奉法鄧州陶玘亳州李鄴皆以贓污論死明宗下詔書褒廉吏普州安崇阮洺州張萬進耀州孫岳等以諷天下而以敬瑭為首

宋太祖旌李穀勲德 宋史

李穀字惟珍周祖郭威廣順初加戶部侍郎未幾拜中書侍郎平章事仍判三司初漢乾祐中周祖討河中穀掌轉運時周祖已有人望屬漢政紊亂潛貯異志屢以詭說穀穀但對以人臣當盡節奉上而已故宋太祖開國之初倚以為相是歲淮陽吏民數千詣闕請立生祠許之穀懇讓得止先是禁牛革法甚峻犯者抵死穀乃校每歲用革之數凡田十頃歲出一革餘聽民私



用又奏罷屯田務以民隸州縣課役盡除宿弊穀父祖本居河南洛陽經巢之亂園廬蕩盡穀生於外既貴訪得舊地建蘭若又立垣屋凡族人之不可仕者分田居之詔改清風鄉高陽里為賢相鄉勲德里

理宗旌表義門 宋史

理宗淳祐十一年潭州民林符三世孝行一門義居福州陳氏并年守志壽逾九袞詔皆旌表其門

元順帝示馬扎兒台廉讓 元史

朵兒只順帝時遷江浙行省左丞相時杭城荐經災燬別兒怯不花先為相庶務寬紓朵兒只繼之咸以其舊民心翕然汀州寇竊發朵兒只調遣將士招捕之威信以及數月即平帝嘉其績錫力龍衣上尊酒居二年方面

之者老請建生祠如

言丞相故事朵兒只辭之曰昔者我父平章官浙省我實生人此宜爾父老有愛於我我於爾杭人得無恠乎然今天下及我叨居相位於此唯知謹守法度不辱死人足矣何用虛名務

### 賞勸

賞賜有功而勸後人者

晉侯賜士伯瓜衍之縣 左傳

宣公十五年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與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子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日及過也

晉平公賜伯石州田以胙 左傳



魯昭公三年鄭簡公如晉公孫段伯相也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評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燬之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邑田以胙媿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况以禮終始乎

楚昭王賞鄭公 國語

吳人入楚昭王奔鄭鄭公之弟懷將弑王鄭公辛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在國則君在外則讐也見讐弗殺非人也鄭公曰夫事君者不為外內行不為豐約舉為君之卑尊一也且夫自敵以下則有讐非是不讐言下虐上為弑上虐下為討而况君乎君而討臣何讐言之為若皆讐言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於諸侯自闔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

懷弗聽曰吾思父不能顧矣鄭公以王奔隨王歸而賞及鄭懷子西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群臣懼矣王曰夫子期之二子耶吾知之矣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可可乎

後趙石勒賜樊坦車馬 晉書

石勒稱帝時參軍樊坦清貧擢授章武內史既而入辭勒見坦衣冠弊壞大驚曰樊參軍何貧之甚也坦性誠朴率然而對曰頃遭羯賊無道資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暴掠邪今當相償耳坦大懼叩頭泣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書生也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以勵貧俗

魏太武賞崔浩 北史

魏太武時崔浩字伯深為博士祭酒賜爵武成子浩明識天文



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鈇於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即以鈇畫紙作字以記其異太武之母幸浩第多問以異事或倉卒不及束帶奉進蔬食不暇精美帝為舉匕箸或立嘗而還其見寵愛如此於是引浩出入臥內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以賞謀謨之功帝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深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益規諫勿有隱懷朕雖當時遷怒若或不用久可不深思卿言也

魏太武賜公孫軌金

北史

公孫軌字元慶明元時為中書郎出從征討補諸軍司馬太武平赫連昌引諸將帥入甘谷府巖各令任意取金玉諸將取之盈懷軌獨不取帝把手親採金賜之謂曰卿臨財廉朕所以增賜者欲顯廉於衆人也

魏孝文賜成淹帛

北史

魏孝文時成淹字季文除羽林監主客令于時宮極初構運材日有萬計伊洛流澌苦於厲涉淹遂啓求敕都水造浮航帝賞納之意欲榮淹於衆朔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賜帛百疋知左右二都水事

齊文宣賚散愁絹

北史

齊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令楊愔傳旨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嬖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緇屋稱貞柳下姬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乃賚絹百疋

周文帝賜王思政錢

北史



周文帝時王思政都督荊州刺史境內卑濕城塹多壞思政乃命都督蘭小歡督工匠繕脩之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至旦思政召佐史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上周文帝嘉之賜錢二十萬

隋煬帝賜子蓋口味 北史

隋煬帝時樊子蓋字華宗為武威太守以善政聞帝西巡入吐谷潭子蓋以彼多瘴氣獻青木香以禦霧露帝還謂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子蓋謝曰臣安敢清止是小心不敢納賄耳於是賜口味百斛子蓋曰願奉丹陛帝曰公侍朕則一人而已委以西方則萬人之敵宜識此心

秦王賞諫 唐書

薛收字伯讓唐高祖武德間授天策府記室參軍嘗上書諫秦

王止畋獵王荅曰覽所陳知成我者卿也明珠兼乘未若一言今賜黃金四十挺

唐太宗褒賞房魏 唐書

魏徵侍太宗宴帝曰貞觀以前從我定天下間關草昧玄齡功也貞觀之後納忠諫正朕違為國家長利徵而已雖古名臣亦何以加親解佩刀以賜二人

唐玄宗賜筋以表忠直 事文類聚

唐玄宗時宋璟為宰相朝野人心歸美焉時春御宴帝以所用金筋令內臣賜璟雖受所賜莫知其由帝曰非賜汝金蓋賜卿筋以表卿直也

唐玄宗賜懷慎以勸善 唐書

玄宗開元元年盧懷慎歷監察御史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後



兼吏部尚書及治喪家無留儲帝時將幸東都四門博士張星上言懷慎忠清以直道始終不加優錫無以勸善乃下制賜其家物百段米粟二百斛帝後還京因校獵鄠杜間望懷慎家環堵庫陋家人若有所營者馳使問焉還白懷慎大祥帝即以縑帛賜之為罷獵經其墓碑表未立停蹕臨視泫然流涕

金吳王賜王政金

金史

金太祖天會四年王政改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掌軍資是時軍旅始定莞庫紀綱未立掌吏皆因緣為姦政獨明會計嚴高鑄金帛山積而出納無錯銖之失吳王闇母戲之曰汝為官久矣而貧不加富何也對曰政以楊震四知自守安得不貧吳王笑曰前言戲之耳以黃金百兩銀五百兩及所乘馬遺之

宋太祖嘗封錢俶

宋史

吳越錢俶字文德太祖建隆二年遣使賜俶戰馬二百羊五千橐駝三十乾德元年錢俶以白金萬兩犀牙各十株香藥一十五萬斤金銀真珠瓊瑁器數百事來貢改賜承家保國宣德守道忠正恭順功臣是冬郊祀遣其子惟濟入貢開寶五年改賜開吳鎮越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封其妻孫氏為賢德順穆夫人

宋太祖為尊誨求母以歸

宋史

太祖嘗問董遵誨母安在遵誨奏以母氏在幽州經患難睽隔帝因令人賂邊民竊迎其母送與遵誨遵誨遣外弟劉綜貢馬以謝帝解其所服真珠盤龍衣命齋賜之綜曰遵誨人臣豈敢當此帝曰吾才委以方面不此嫌也

宋太祖賜全斌裘帽

宋史



王全斌之入蜀也適屬冬暮京城大雪太祖設氈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若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衝犯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黃門馳賜全斌仍諭諸將以不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

宋仁宗書清字賞張觀 宋史

仁宗時張觀恬曠持廉少欲平生書必為楷字無一行草類其為人帝飛白書清字賜觀以賞其節

元太宗賜居貞白金 元史

元太宗時賈居貞字仲明為行臺從事時法制未立人以賄賂相交結有餽黃金五十兩者居貞卻之太宗聞而嘉歎勅有司月給白金百兩以旌其廉

元世祖賜廉希憲金鈔 元史

元世祖時廉希憲字善甫為中書右丞出鎮荆南豈惟人漸德化昆蟲草木咸被澤矣帝曰希憲不嗜殺人故能爾也希憲疾久不愈召還朝江陵民號泣遮道留之不得相與畫像建祠希憲還囊橐蕭然琴書自隨而已帝知其貧特賜白金五千兩鈔萬貫

元世祖錫楊賽因金虎符 元史

楊賽因不花初名漢英字熙載生五歲而父卒至元二十二年母田氏携至上京見世祖於大安殿帝呼至御榻前熟視其眸子撫其頂者久之乃諭宰臣曰楊氏母子孤寡萬里來庭朕甚憫之遂命龍衣父職錫金虎符因賜名賽因不花及陞辭詔中書錫宴賜金幣綵繒資其從者有差

元裕宗優賜王寬賓 元史



王寬實嘉議大夫太史令王恂之子也並從許衡游得星曆之傳於家學裕宗嘗召見語之曰汝父起於書生貧無貲蓄今賜汝鈔五千貫用盡可復以聞恩恤之厚如此

元成宗賜脫脫金元史

成宗時江浙行省平章脫脫遣發朱清張瑄家屬其家以金珠重賂之脫脫以聞帝諭之曰朕以江南任卿果能爾真男子事也其益恪勤乃事賜以黃金五十兩

元仁宗賜謝讓酒元史

謝讓拜西臺治書侍御史尋拜治書侍御史改刑部尚書仁宗即位加讓正議大夫入謝賜以卮酒讓痛飲之帝曰人言老尚書不飲何飲耶讓曰君賜不敢違也少頃醉不能立命扶出之翼日讓謝帝曰老尚書誠不飲也

## 恩勸

施恩於人而勸後者

唐太宗宴勉并人事文類聚

唐太宗貞觀十五年并州僧道老人等抗表以太原王業所因明年登封已後願時臨幸上賜宴從容謂曰飛鳥過故鄉猶躑躅徘徊况朕於太原起義兵遂定天下復小遊觀誠所不忘伋禮若畢或冀與公等相見

宋太祖密諭李漢超宋史

宋太祖時李漢超遷齊州防禦使兼關南兵馬都監在關南人有訟漢超強取其女為妾及貸而不償者太祖召而問之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也又問漢超未至關南契丹如何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耶曰否太祖曰漢超朕之貴臣也為其妾不猶



愈於農婦乎使漢超不守關南尚能保汝家之所有乎責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為也不足於用何不告朕耶漢超感泣誓以死報

神宗批奏付潞州事文類聚

宋神宗時文潞公彥博判北京有汪輔之者新除運判為人辨急初入謁潞公方坐廳事閱謁刺置案上不問入宅久之乃出輔之已不堪既見公禮之甚簡謂曰家人頃令沐髮忘見運判勿訝輔之沮甚舊例監司至之三日府必作會公故罷之輔之移文定日檢按府庫通判以次白公公不答是日內外事並不許通輔之坐都廳吏白侍中家宴匙鑰不可請輔之怒破架閣庫鎖亦無從檢按也密劾潞公不治神宗批輔之所上奏付潞公有云侍中舊德故煩臥護北門細事不必勞心輔之小臣敢

爾無禮將別有處置之語潞公得之不言一日會監司曰老謬無治狀幸諸君寬之監司皆愧謝因出御批以示輔之輔之皇恐逃歸託按部以出未幾輔之罷

元成宗給糧賑濟元史

成宗元貞二年五月戊辰安西王遣使來告貧乏帝語之曰世祖以分賚之難嘗有聖訓阿難答亦知之矣若言貧乏豈獨汝耶去歲賜鈔二十萬錠又給以糧今與則諸王以為不均不與則汝言人多饑死其給糧萬石擇貧者賑之

**恩賜**

凡以物賜臣下者

漢明帝賜琅邪遺物後漢

琅邪孝王京性恭孝好經學顯宗尤愛幸賞賜恩寵殊異莫與



為比永平二年以太山之蓋南武陽華東萊之昌陽盧鄉東牟六縣益琅邪五年乃就國光烈皇后崩帝悉以太后遺金寶財物賜京京都喜好修宮室窮極伎巧殿館壁帶皆飾以金銀數上詩賦頌德帝嘉羨下之史官京國中有城陽景王祠吏人奉祠神數下言宮中多不便利京上書願徙宮開陽以華蓋南武陽厚立贛榆五縣易東海之開陽臨沂肅宗許之

漢章帝賞賚鄧彪後漢

漢章帝時鄧彪字智伯少勵志修孝行後仕州郡辟公府五遷桂陽太守明帝永平十七年徵入為太僕數年喪後母辭疾乞身詔以光祿大夫行服竟拜奉車都尉遷大司農數月代鮑昱為太尉彪在位清白為百僚式視事四年以疾乞骸骨章帝元和元年賜策罷賜錢三十萬在所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又詔太

常四時致宗廟之胙河南尹遣丞存問常以八月旦奉羊酒和帝即位以彪為太傅錄尚書事賜爵關中侯

漢章帝賜尚書寶劍後漢

漢章帝時尚書令鞞校與僕射鄧壽尚書陳寵同時俱以才能稱帝嘗賜諸尚書劍唯此三人特以寶劍自手署其名曰鞞校楚龍淵鄧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推成時論者為之說以校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

魏文帝賜鍾繇秋菊事文類聚

魏文帝與鍾繇書曰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並同俗宜其名以為宜於長久故以燕享高會是月律中無射言群木庶草無有射地而生於芳菊紛然歸榮非夫含乾坤



之淳和本芬芳之傲氣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思食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

魏明帝優賜滿寵 魏書

魏明帝時滿寵拜太尉寵不治產業家無餘財詔曰君典兵在外專心憂公有行父祭遵之風賜田十頃穀五百斛錢二十萬以明清忠儉約之節焉

唐太宗賜顏師古馬物 唐書

唐太宗時顏師古拜秘書少監專判正事古篇奇字世所惑者討析申熟必暢本源注班固漢書上之賜物二百段良馬一時人謂杜征南顏秘書為左丘明班孟堅云

唐太宗追賜杜如晦 唐書

太宗賜房玄齡昔銀帶曰杜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泫然

流淚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遣玄齡送其家後忽夢如晦若平生明日勅助御饌往祭既祥後恩禮無少衰

唐太宗賜高馮藥鏡 唐書

太宗貞觀初高馮拜監察御史彈治不避權要累轉中書舍人列上五事書奏太宗稱善進授太子右庶子數上書言得失辭誠切至帝賜鍾乳一劑曰而進藥石之言朕以藥石相報後為吏部侍郎善銓敘人物帝賜金背鏡一况其清鑒焉

唐太宗賜高年粟帛 唐書

太宗貞觀三年四月戊戌賜孝豈我之家粟五斛八十以上二斛九十以上三斛百歲加絹二疋婦人正月以來產子者粟一斛

唐高宗勅賜魏元忠 事文類聚

高宗時魏元忠為右僕射兼中書令請歸鄉拜婦持賜錦袍一



領銀千兩并給千騎四人充其左右手勅曰衣錦晝遊在乎茲日散金敷惠諒屬斯辰

武后金字袍賜仁傑事文類聚

狄仁傑轉幽州都督武后賜紫袍龜帶后自制衣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

玄宗賜侍老杖唐書

唐玄宗開元二年九月宴京師侍老子含元殿庭賜九十以上几杖八十以上鳩杖婦人亦如之賜於其家

憲宗賜裴度通天御帶事文類聚

唐裴度討蔡憲宗御通化門臨送賜通天御帶

宋太祖造宅賜郭進宋史

太祖令有司造宅賜郭進悉用瓦有司言舊制非親王公士

之第不可用帝怒曰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郎亟往督役無妄言

宋太宗以通天犀帶賜寇準宋史

寇準天聖元年徙衡州司馬初太宗嘗得通天犀命工為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遣人取自洛中既至數日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臥具就榻而卒

宋太宗賜昭輔金以買第宋史

宋太祖時楚昭輔字拱辰隸麾下以才幹稱甚信任之陳橋師還昭憲太后在城中太祖憂之遣昭輔問起居昭輔具言士衆推戴之狀太后乃安太宗太平興國初拜樞密使三年加檢校太傅從征太原加檢校太尉俄以足疾請告帝親臨問以所居湫隘命有司廣之昭輔慮侵民地固讓不願治帝嘉其意賜白



金萬兩令別市第昭輔被疾家居近一歲始以石廡載代之

宋太宗賜酒過於常禮 宋史

宋太宗時滕中正字普光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雍熙元年春大宴上歡甚以虛盞示群臣宰相言飲酒過度恐有失儀之責上顧謂中正曰今君臣相遇有失者勿彈劾也因是伶官盛言宴會之樂上曰朕樂在時平民安是冬乾明節群臣上壽酒既三行上目中正曰三爵之飲實惟常禮朕欲與群臣更舉一卮可乎中正曰陛下聖恩甚厚臣敢不奉詔殿上皆稱萬歲

宋太宗賜李仲寓第宅 宋史

太祖時李仲寓偽封清源郡公歸朝為千牛衛大將軍卒塏卒太宗賜仲寓積珍坊第一區白金五千兩仲寓宗族百餘口猶貧不能給上書自陳太宗憐之授郢州刺史在郡迨十年為政

寬簡部內甚治淳化五年卒年三十七子正言景德三年特補供奉官早卒無嗣唯一女孤幼真宗愍之賜絹百匹錢二百萬以備聘財仍遣內臣主其事煜有土田在常州官為檢校上聞其宗屬貧甚命鬻其半置資產以贍之

高宗賜秦檜甲第祭器 宋史

宋高宗紹興十五年四月賜秦檜甲第命教坊樂道子之入賜緡錢金錦有差六月帝幸檜第檜妻婦子孫皆加恩檜先禁私史七月又對帝言私史害正道時司馬伋遂言涑水記聞非其曾祖光論著之書其後李光家亦舉光所藏書萬卷焚之十月帝親書一德格天扁其閣十六年正月檜立家廟三月賜祭器將相賜祭器自檜始

宋高宗以繻賜韓彥直 宋史



韓彥直字子溫生期年以父任補右承奉郎尋直祕閣六歲從父世忠入見高宗命作大字即拜命跪書皇帝萬歲四字帝喜之拊其背曰他日令器也親解孝宗卅角之編傳其首賜金器筆研監書鞍馬

宋孝宗賜范成大纈素 事文類聚

宋孝宗時范成大帥江東兼行宮留守陸辭詔明日辭選德殿特設几開宴酒三行命侍行過西小軒曰此朕清坐處也再坐上曰勸卿一盃且有以為侑公飲訖二內侍捧纈素來上有石湖二大字拜賜進謝上為滿引復袖御書蘇軾詩一軸以賜

元世祖賜戰死士之家 元史

世祖至元十一年四月辛未賜襄樊戰死之士二百四十九人之家每家銀百兩

元顯宗恤士 元史

顯宗光聖仁孝皇帝嘗出征駐金山會大雪擁火坐帳內歡甚顧謂左右曰今日風雪如是吾與卿處猶有寒色彼從士亦人耳腰弓矢荷刃周廬之外其苦可知遂命饗人大為肉糜親嘗而徧賜之

元成宗賜制宜內醞 元史

元成宗元真元年鄭制宜授大都留守兼武衛親軍都指揮使成宗素知其名眷遇殊厚每侍宴輒不敢飲終日無惰容帝察其忠勤屢賜內醞輒持以奉母帝聞之特封其母蘇氏為潞國太夫人

元順帝賜耆民之帛 元史

順帝至正元年十二月乙卯詔民年八十以上蒙古人賜繒帛



二表裏其餘州縣旌以高年耆德之名免其家雜役

# 恩宥

以恩寬宥有罪者

漢元帝宥甘陳之過 萬年龜鏡

前漢元帝建昭二年以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同使西域湯與延壽矯制發城郭及諸胡兵直指單于城而擊之遂破其城斬郅支單于得單于所略漢民四伯餘人獲馬及牛羊皆以給軍食湯既還上疏自陳元帝內嘉湯之功而重違弘石之議宗正劉向因上疏曰今湯等入絕域屠五重城斬郅支之首立千載之功揚萬里之威建萬世之安其勲莫大焉夫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今屈捐命之功非所以勸功厲戎士也

漢章帝復馬光爵位 後漢

明帝永平十二年馬防字江平與弟光俱為黃門侍郎章帝即位拜防中郎將建初四年封防潁陽侯光為許陽侯八年因兄子豫怨謗事有司奏防兄弟奢侈踰僭濁亂聖化悉免就國臨上路詔曰舅氏一門俱就國封四時陵廟無助祭先后者朕甚傷之其令許侯光思憊田廬有司勿復請以慰朕渭陽之情光為人小心周密遭母喪哀慟感傷形骸骨立帝以是特親愛之乃復位

秦主苻堅赦叛 晉書

前秦主苻堅兄法子東海公陽與王猛子散騎侍郎皮謀反事洩堅問及狀陽曰禮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齊襄復九世之仇而况臣也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勲而



臣不免貧餒所以圖富也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薨事不在朕卿寧不知之讓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為田不聞為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微也皆赦不誅徙陽于高昌皮于朔方之北

齊明帝信王瞻活衆 南史

齊明帝時王瞻字思範歷位驃騎將軍時王敬則作亂瞻赴都敬則經晉陵郡人多附之敬則敗臺軍討賊黨瞻言愚人易動不足窮法齊明帝從之所全萬數

梁武帝釋崔慧景 南史

齊明帝既得志豫州刺史崔慧景乃齋武舊臣不自安齊明憂之乃起蕭衍鎮壽陽外聲備魏實防慧景師次長瀨慧景懼罪白服來迎衍撫而宥之將軍房伯玉徐玄慶並曰慧景反跡既

彰實是見賊我曹武將譬如韝上鷹將一言見命便即制之衍笑曰其如掌中嬰兒殺之不武於是曲意和釋之慧景遂安

魏太武感赦屈拔 北史

魏太武時屈恒字長生位尚書右僕射因墜馬卒子道賜龍襲爵又卒道賜子拔龍襲爵太武追思其父祖年十四以為南部大人時帝南伐禽守將胡盛之以付拔酒醉不覺盛之逃太武令斬之將伏鑕帝愴然曰若鬼有知長生問其子孫朕將何以應乃赦拔

魏孝文帝宥季彪 北史

魏孝文帝時季彪字道固除散騎常侍領御史中尉孝文帝車駕南伐彪兼度支尚書與僕射李冲任城王澄等參理留臺事彪素性剛豪與冲等意議乖異遂形於聲色殊無降下之心冲積



其前後罪過乃於尚書省禁止彪上表帝在懸瓠覽表歎愕曰  
何意留京如此也有司處彪大辟帝怒之除名而已彪尋歸本  
鄉帝北幸鄴彪野服稱草茅臣拜迎鄴南帝曰朕以卿為已死  
彪對曰子在田何敢死帝悅因謂曰朕期卿每以貞松為志歲  
寒為心卿應報國盡心為用近見彈文殊乖所以卿罹此譴為  
朕與卿為宰事為卿自取彪曰臣慙由已至罪自身招實非陛  
下橫與臣罪又非宰事無辜濫臣罪既如此宜伏東臯之下  
不應遠黜屬車之清塵但伏承聖躬不豫臣肝膽塗地是以敢  
至非謝罪而來帝曰朕欲用卿憶李僕射不得帝尋納宋弁之  
言將復採用會留臺表至言彪與御史賈尚往窮庶人恂事理  
有誣抑奏請收彪彪自言事狂帝明彪無此遣左右慰勉之聽  
以牛車散載送之洛陽會赦得免

隋文詔貸鄭譯北史

周宣時隋文為大冢宰總百揆以鄭譯兼領天官都府總六府  
事譯性輕險不親職務而賦貸狼藉隋文陰疏之不忍廢敕屬  
官不得白事於譯懼求辭職及隋文受禪以譯為上柱國歸第  
譯自被踈陰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其奴奏譯厭蠱左道帝謂  
譯曰我不負公此何意也譯無以對譯又與母別居為憲司所劾  
由是除名下詔云譯嘉謀良策寂爾無聞讐獄嘗言沸騰盈耳  
若留之於世在人為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為不孝之鬼有  
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

唐高祖慰裴寂唐書

唐高祖即位裴寂字玄真拜尚書右僕射武德二年劉武周寇  
太原寂請行授晉州道行軍總管賊將宋金剛據介州寂屯廣



索原賊壕水上流寂徙屯為賊所搏兵大潰死亡略盡鎮戍皆沒上書謝罪高祖薄其過下詔慰諭留寂撫河東寂無它才惟飛檄郡縣促入屯壘相保贅焚積聚人益惴駭思亂夏人呂崇茂殺其令反為賊守寂攻之復為所敗召還帝責讓良久以屬吏俄釋之遇待如初帝每巡幸必委以居守麟州刺史韋雲起告寂反按訊無狀帝謂曰朕有天下公推轂成之也容有責哉所以訊吏欲天下人信公不反耳

唐太宗曲法宥仁弘萬年龜鏡

唐高祖入關隋將党仁弘將兵二千餘人歸高祖後除廣州都督及大軍東討仁弘轉餉不絕仁弘有才略所並有聲跡太宗甚器之然性貪罷廣州為人所訟賦百餘萬其罪當死上謂侍臣曰吾昨見大理五奏誅仁弘朕哀其白首就刑方食命撤案朕

為之求生理終不得今欲曲法就公等乞之十二月上復召五品上官集太極殿上謂曰法者人君所受於天不可私而失信今朕私党仁弘而欲赦之是亂其法上負於天也朕欲席藁於南郊日進一蔬食以謝罪于天三日可乎房玄齡等皆曰陛下欲生之亦得專也何至自貶責如此上不許群臣頓首固請於庭自旦至昃上乃降手詔曰自稱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亂法二也善善未賞惡惡未誅三也以等固請且依來請於時黜仁弘為庶人徙欽州

唐太宗賜頡利田宅唐書

太宗時李靖提兵至陰山擊虜擒頡利至京師告停太廟頡利不室處常設穹廬廷中久鬱鬱不自慘與家人悲歌相泣下狀貌羸省帝見憐之以號州負山多麋鹿有射獵之娛乃拜為刺



史辭不往遂授右衛大將軍賜美田宅

唐肅宗宥叛唐書

肅宗時李勉遷司膳員外郎關東獻俘首將即死有歎者勉過問曰被脇而官非敢反勉入見帝曰寇亂之汗幸天下其欲澡心自歸無繇如盡殺之是驅以助賊也帝馳騎完宥後歸者日至

金世宗宥宗京死罪金史

宗京本名忽魯宗室子也世宗即位復判太宗正事封壽王改西京留守賜佩刀廐馬京到西京京妻嘗召日者孫邦榮推京祿命邦榮言留守官至太師爵封王京問此上更無否邦榮曰止於此京曰若止於此所官何為邦榮察其意乃詐為圖讖作詩中有鷓鴣為之語以獻於京京曰後誠如此乎遂受其詩再

使卜之邦榮稱所得卦有徇四權之兆京復使邦榮推世宗當生年月家人孫小哥妄作謠言口誑惑京如邦榮指京信之京妻公壽具知其事大定五年三月孫邦榮上變詔刑部侍郎高德基戶部員外郎完顏兀古出外一鞠之京等皆歎伏獄成還奏世宗曰海陵無道使光英在朕亦保全之况京等哉於是京夫婦持免死杖一百除名嵐州樓煩縣安置以奴婢百口自隨官給土田遺兀古出劉琬宣諭京曰詔曰朕與汝皆太祖之孫海陵失道翦滅宗支朕念兄弟無幾於汝尤為親愛汝亦自知之何為而懷此心朕念骨肉不忍盡法汝若尚不思過朕雖不加誅天地豈能容汝也元宗齊德州防禦使文謀反世宗問皇太子趙王允中及宰臣曰京謀不軌朕特免死今復當緣坐何如宰臣或言京圖逆今不除之恐為後患上曰天下大器歸於有德海陵



失道朕乃得之但務修德餘何足慮太子曰誠如聖訓乃遣使  
宣諭京詔曰卿兄文舊封國公不任職事朕進封王爵委以大  
藩頃在大名以賊得罪止削左遷不知恩幸乃蓄怨心謀不軌  
罪及兄弟朕念宋王皆免終坐文之家產應沒入者盡與卿兄  
子巖住卿宜悉此意世宗問宰臣曰京之罪始於其妻妾卜休  
咎太祖諸孫存者無幾朕欲召置左右不使任職但厚給之卿  
等以為何如皆曰置之近密臣等以為非宜上曰朕若修德何  
必豫懷疑忌久之上復欲召京宰臣曰京不赦之罪也赦之以  
為至幸矣豈可復上默良久乃止

宋太祖釋叛

宋史

宋太祖乾德五年李崇矩加檢校太傅特劍南初平禁軍校呂  
翰聚眾構亂軍多亡命在其黨中言者請誅其妻子太祖疑之  
以語崇矩崇矩曰叛亡之徒固當孥戮然案籍合誅者餘萬人  
太祖曰朕恐有被其驅率非本心者乃令盡釋之翰眾聞之亦  
稍稍自歸未幾翰敗滅

太祖詔釋王全斌

宋史

宋太祖時初成都平命參知政事呂餘慶知府事王全斌但典  
軍旅全斌嘗語所親曰我聞古之將帥多不能保全功名今西  
蜀既平欲稱疾東歸庶免悔吝或曰今寇盜尚多非有詔旨不  
可輕去全斌猶豫未決會有訴全斌及彥進破蜀自奪民家子  
女玉帛不法等與諸將同時召還太祖以全斌等初立功雖犯  
法不欲辱以獄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狀於是百官定議  
全斌等罪當大辟請準律處分乃下詔寬貸止停旄鉞猶委藩  
宣我非無恩爾當自省全斌可責授崇義軍節度觀察留後彥



進可責授昭化軍節度觀察使留後特建隨州為崇義軍金州為昭化軍以處之仁贍責授右衛大將軍開寶末車駕幸洛陽郊祀全斌侍祠以為武寧軍節度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為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節鉞仍以銀器萬兩帛萬匹錢千萬賜之全斌至鎮數月卒

宋真宗放逋及只宋史

宋真宗時王欽若擢進士甲科歷仕至太常丞判三司天下逋負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民病幾不能勝矣欽若一夕命吏句校成數翌日上之帝大驚曰先帝顧不知邪欽若徐曰先帝固知之始留與陛下收人心爾即日放逋負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帝益器重

理宗因災異震懼宋史

理宗寶慶元年十月癸巳有流星大如太白甲寅詔會稽攢宮所在稅賦盡免折科山陰縣權免三年十一月壬午雪寒在京諸軍給緡錢有差出戍之家倍之自是祥慶災異霖雨雪寒咸給

元世祖釋脅從之罪元史

世祖中統三年夏四月丙戌朔大軍樹柵鑿塹圍壇于濟南丁亥詔博興高苑等處軍民嘗為李壇脅從者並釋其罪

**褒贈**

褒美有功而贈以官爵者

漢光武平蜀贈常張官後漢

光武建武十一年命大司馬吳漢伐蜀初常少張隆勸公孫述降不從並以憂死及漢滅述帝下詔追贈少為太常隆為光祿



勲以禮改葬之其忠節志義之士並蒙旌顯程烏李育以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

金章宗贈魏全官

金史

金章宗泰和七年贈故壽州死節軍士魏全官武將軍蒙城令封其妻鄉君子埃年至十五收充八貫石正班局分承應仍賜錢百萬初李爽圍壽州刺史徒單義募人往斫敵營全在選中而為敵所執敵令罵義則免全陽許及至城下反罵敵遂殺之至死罵不絕聲故有是恩

元順帝贈察罕帖木兒官

元史

順帝時至正二十二年田豐及王士誠刺殺察罕帖木兒逸走入益都城衆乃推察罕帖木兒之子擴廓帖木兒為總兵官復圍益都詔贈察罕帖木兒推誠定遠宣忠亮節功臣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河南行省左丞相追封忠襄王謚獻武食邑沙五縣令河南山東等處立廟長吏歲時致祭

征伐

用兵征討有罪者

夏后伐有扈氏

史記

有扈氏不服夏后啓乃召六卿申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維共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政女不共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僂于社予則絜僂汝

文王伐崇

說苑

周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箴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來征之唯為民乃



伐崇令母殺人母壞室母填井母伐樹木母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

武王伐紂說苑

武王將伐紂召太公望而問之曰吾欲不戰而知勝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為之有道乎太公對曰有道王得衆人之心以圖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問焉曰天下之圖事者皆以殷為天子以周為諸侯以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周公對曰殷信天子周信諸侯則無勝之道矣何可攻乎武王忿然曰汝言有說乎周公對曰臣聞之攻禮者為賊攻義者為殘失其民制為匹夫王攻其失民者也何攻天子乎武王曰善乃起衆舉師與殷戰於牧之野大敗殷人上堂見玉

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也於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與士民黜其戰車而不乘弛其甲兵而弗用縱馬華山放牛桃林示不復用天下聞者咸謂武王行義於天下

齊魯鄭伐許左傳

魯隱公十一年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許敗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虢弘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考叔也瑕叔盈又以虢弘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魯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



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第賦叔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其况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公孫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以其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燧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也詰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偏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况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准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而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宜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鄭桓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代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

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息侯伐鄭左傳

魯隱公十一年鄭息有違言息姬姓國蓋與鄭接以言語相違恨也息侯伐鄭鄭伯鄭也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而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周桓王伐鄭左傳

桓公五年桓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繞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鬪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後之曼伯為右拒祭仲



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徧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旂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楚子攻鄧左傳

魯桓公九年春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為好楚子楚武使道朔將巴客以聘于鄧鄧南鄙鄧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遠章讓於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鄧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鄧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衛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鄧人膏潰

齊侯討鄭左傳

魯桓公十八年秋齊侯師于首止子疊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疊而輟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晉獻公伐虢威虞左傳

魯僖公五年晉侯晉獻公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偏乎親以寵偏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



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是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號之旂鷄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號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鷄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號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二侯遂襲虞滅之

齊桓公伐國與霸國語

齊桓公曰吾欲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棠潛

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宰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始與漆里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主環山於有宰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宰既反侵地四鄰大親正其封疆南至餉陰西至于濟北至于河東至于紀鄗有車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師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貢絲於周而平荊州諸侯莫敢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制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敢不來服與諸侯飭牲為載以約誓于上下庶神與諸侯戮力同心西征攘北狄之地至于西河方舟設泚乘桴濟河至于石枕懸車束馬踰太行與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流沙西吳南城



於周反胙于絳嶽濱諸侯莫敢不來服而大朝諸侯於陽穀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諸侯甲不解纍兵不解翳殺無弓服無矢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於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後命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為天子羞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輅龍旗九旒渠門赤旂諸侯稱順矣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弑死國絕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牛馬選具狄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選具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諸

侯知桓公之非為已勤也是故諸侯歸之但公知天下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以罷馬以為幣縷綦以為奉鹿皮四分諸侯之使垂橐而入桓公而歸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也故又大施忠焉可為動者為之動可為謀者為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稱寬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使開市幾而不征以為諸侯利諸侯稱廣焉築葵茲晏負夏領釜丘以禦戎以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王鹿中牟蓋與牡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革隱五月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大國慙愧小國協附唯能用管夷吾實感際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



齊桓公伐楚 左傳

齊桓公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天無所與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人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及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福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之則侯誰敢不服君若

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楚子伐宋 春秋

魯文公十年秋陳侯陳共鄭伯鄭穆會楚子楚穆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以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期思公為後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逆命無畏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疆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疆也敢愛死以亂官乎

秦晉相攻 左傳



魯文公十二年秦伯秦康公也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卻缺將上軍史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盾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志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回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怒也明日請相見也史駢曰使者自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

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楚莊王伐陳 說苑

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蓄積多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楚文王伐徐 說苑

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強之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也若虎之食豚也惡有其不得理文王遂興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



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備乎

晉侯救魯伐齊 左傳

魯襄公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平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文擊之首隊於前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他日見諸道與之言曰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鼓而禱曰齊環靈公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晉平將率諸侯以討焉其言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齊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

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言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與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邾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殺殖綽郭最曰子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



於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已卯  
荀偃士臼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邾趙武韓  
起以上軍圍廬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荻范鞅門  
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櫛以為公琴  
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  
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  
于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  
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  
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

吳王敗楚師左傳

昭公二十三年吳人伐州來楚遂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敕  
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潛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

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  
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鬻壯而頑頓與許蔡  
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燿帥賤多寵政令不一七國同役而不  
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  
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  
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  
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擊於  
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  
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  
蔡頌曰吾君死矣師謀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  
沈子逞滅獲陳夏齧齒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魯定公侵齊左傳



魯定公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楊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  
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揚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立子鉏擊  
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瘡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  
勇吾忘其目也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越王勾踐敗吳左傳

魯定公十四年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攜李勾踐患吳之  
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  
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  
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  
將指取其履還卒於陘去攜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  
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  
乃報越

楚子遷蔡左傳

魯哀公元年春楚子楚昭王也圍蔡報柏舉也里而裁廣文高啓  
屯晝夜元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文以辨使彊于江汝之間而  
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

吳子伐齊左傳

魯哀公十一年公會吳子吳夫差也伐齊五月克博邑繼至於嬴  
中軍從王及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  
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曰爾  
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立明相屬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  
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舍  
至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  
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



而已不聞金矣乃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  
 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問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  
 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  
 司馬王賜之甲劍鉞曰奉爾君事故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  
 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  
 尉不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於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  
 下國

魏文侯辭書 說苑

魏文侯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喜功之色文  
 侯命主書曰群臣賓客所獻書操以進主書者舉兩篋以進令  
 將軍視之盡難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走北面而再拜曰中山  
 之舉也非臣之力君之功也

越王泝江伐吳 國語

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乃起師北征闕為深溝通於商  
 魯之間北屬之泝西屬之齊以會晉公午於黃池於是越王勾  
 踐乃命范蠡后庸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敗王子友於姑熊  
 夷越王勾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郭焚其姑蘇徙其大  
 舟

越王敗秦 吳越

越王勾踐既平吳國乃使使號令齊楚秦晉皆輔周室血盟而  
 去秦桓公不如越王之命勾踐乃選吳越將士西渡河以攻秦  
 軍士苦之會秦怖懼逆自引咎越乃遠軍軍人悅樂遂作河梁  
 之詩曰渡河梁兮渡河梁舉兵所伐攻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  
 隆寒道路誠難當陣兵未濟秦師降諸侯怖懼皆恐惶聲傳海



內戚遠邦稱霸穆桓齊楚莊天下安寧壽考長悲去歸子河無  
梁自越滅吳中國皆畏之

越王申令 吳越

越王勾踐退齊而命國人曰吾將有不虞之議自近及遠無不  
聞者乃復命有司與國人曰承命有賞皆造國門之期有不從  
命者吾將有顯戮勾踐恐民不信使以征不義聞於周室令諸  
侯不怨於外令國中曰五日之內則吾良人矣過五日之外則  
非吾之民也又將加之以誅教令既行乃入命於夫人王背鼻  
夫人向鼻而立王曰自今日之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各守其  
職以盡其信內中辱者則是子境外千里辱者則是子子婦也  
吾見子於是以為明誠矣王出宮夫人送王不滿屏王因反問  
其門填之以土夫人去箕側席而坐安心無容三子不掃王出

則復背垣而立大夫向垣而敬王乃令大夫曰食士不均地壤  
不修使孤有辱於國是子之罪臨敵不戰軍士不戰皆於諸  
侯功隳於天下是孤之責自今以往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固  
誠子大夫敬受命矣王乃出大夫送出垣反闔外宮之門填之  
以土大夫側席而坐不御五味不答所勸勾踐有命於夫人大  
夫曰國有守禦示乃坐露壇之上列鼓而鳴之軍行成陣即斬有  
罪者三人以徇於軍令曰不從吾令者如斯矣明日徙軍於郊  
斬有罪者三人徇之於軍令曰不從吾令者如斯矣王乃令國  
中不行者與之訣而告之曰爾安士守職吾方往征討我宗廟  
之讐以謝於二三子令國人各送其子第於郊壇之上軍士各  
與父兄昆弟取訣國人悲哀皆作離別相去之詞曰蹀躞摧長  
慙兮擢戟馭受所離不降兮以泄我土氣蘇三軍一飛降兮所



向背俎一士判死兮而當百夫道祐有德兮吳卒自屠雪我王  
宿恥兮威振八都軍伍難更兮勢如貔驅行行各努力兮於乎  
於乎於是觀者莫不悽惻明日復徙軍於境上斬有罪者三人  
徇之於軍曰有不從令者如此後三日復徙軍於攜李斬有罪  
者三人以徇於軍曰其淫心匿行不當敵者如斯矣勾踐乃命  
有司大徇軍曰其有父母無昆弟者來告我我有大事子離父  
母之養親老之愛赴國家之急子在軍寇之中父母昆弟有在  
疾病之地吾視之如吾父母昆弟之疾病也其有死亡者吾葬  
埋殯送之如吾父母昆弟之有死亡葬埋之矣明日又徇於軍  
曰士有疾病不能隨軍從兵者吾予其醫藥給其糜粥與之同  
食明日又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王命  
者吾輕其重和其任明日旋軍於江南更陳嚴法復誅有罪者

五人徇曰吾愛士也雖吾子不能過也及其犯誅自吾子亦不  
能脫也恐軍士畏法不使自謂未能得士之此力道見蓋後復  
而怒將有戰爭之氣即為之軼其士卒有問於王曰君何為  
鼃蟲而為之軼勾踐曰吾思士卒之怒久矣而未有緝五意者  
今鼃蟲無知之物見敵而有怒氣故為之軼於是軍士聞之莫  
不懷心樂死人致其命有司將軍大徇軍中曰隊各自令其部  
部各自令其士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  
不左右而不右不如令者斬於是吳悉兵屯於江北越軍於江  
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  
軍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  
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半乃令左軍右軍陟江鳴鼓中水  
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



且亦且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大敗之於沒又郊敗之三戰三北乃至于吳

越王入吳 吳越

吳王夫差二十一年越王勾踐興師伐吳吳與越戰於檇李吳師大敗軍散死者不可勝計越追破吳吳王困急使王孫駱稽首請成如越之來也越王對曰昔天以越賜吳吾天不受也今天以吳賜越其可逆乎吾請獻勾甬東之地吾與君為二君乎吳王曰吾之在周禮前王一飯如越王不忘周室之義而使為附邑亦寡人之額也行人請成列國之義惟君王有命焉大夫種曰吳為無道今幸擒之願王制其命越王曰吾收爾殘汝社稷夷汝宗廟大王默然請成七反越王不聽

越王滅吳 吳越

吳王夫差二十三年十月越王勾踐復伐吳吞天國困不戰士卒分散城門不守遂屠吳吳王率群臣遁去晝馳夜走三日三夕達於秦餘杭山胷中愁憂自視茫茫行步猖狂腹餒口飢顧得生稻而食之伏地而飲水顧左右曰此何名也對曰是生稻也吳王曰是公孫聖所言不得火食走僮倥也其孫駱曰飽食而去前有胥山西坂中可以匿止王行有頃因得生瓜已熟吳王掇而食之謂左右曰何冬而生瓜近道人不知何也左右曰謂糞種之物人不食也吳王曰何謂糞種左右曰盛夏之時人食生瓜起居道傍子復生秋霜惡之故不食吳王歎曰子胥所謂且食者也謂太宰嚭曰吾戮公孫聖投胥山之顛吾以畏責天下之慙吾足不能進心不能往太宰嚭曰死與生敗與成故有



避乎王曰然曾無所知乎子試前呼之聖在當即有應吳王止  
秦餘杭山呼曰公孫聖三反呼聖後山中應曰公孫聖三呼三  
應吳王仰天呼曰寡人豈可返乎寡人世世何聖也須臾越兵  
至三圍吳范蠡在中行左手提鼓右手操枹而鼓之吳王書其  
矢而射種蠡之軍辭曰吾聞狡兔以死良犬就烹敵國如滅謀  
臣必亡今吳病矣大夫何慮乎大夫種相國蠡忽而攻大夫種  
書矢射之曰上天蒼蒼若存若亡越君勾踐下臣種敢言之昔  
天以越賜吳吳不肯受是天所反勾踐敬天而功既得反國今  
上天報越之功效敬而受之不敢忘也且是吳有大過六以至乎  
亡王知之乎有忠臣伍子胥忠諫而身死大過一也公孫聖直  
說而無功大過二也太宰嚭過而佞言輕而讒諛妄語容口聽  
而用之大過三也夫齊晉無遠通行無僭侈之過而吳伐二國

辱君臣毀社稷大過四也且吳與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  
一理而吳侵伐大過五也昔越親伐吳之前王罪莫大焉而幸  
伐之不從天命而棄其仇後為大患大過六也越王謹上刻青  
天敢不如命大夫種謂越君曰中冬氣定天將殺戮不行天殺  
反受其殃越王敬拜曰諾今圖吳王將為何如大夫種曰君被  
五勝之衣帶步光之劍仗屈盧之矛瞋目大言以執之越王曰  
諾乃如大夫種辭吳王曰誠以今日聞命言有頃吳王不自殺  
越王復使謂曰何王之忍辱厚恥也世無萬歲之君死生一也  
今子尚有遺禁何必使吾師衆加刃於王吳王仍未肯自殺勾  
踐謂種蠡曰二子何不誅之種蠡曰臣人臣之位不敢加誅於  
人主願主急而命之天誅當行不可久留越王復瞋目怒曰死  
者人之所惡惡者無罪於天不負於人今君抱六過之罪不知



愧辱而欲求生豈不鄙哉吳王乃太息四顧而望言曰諾乃引劍而伏之死越王謂太宰嚭曰子為臣不忠無信亡國滅君乃誅嚭并妻子

始皇車裂嫪毐史記

秦始皇九年長信侯嫪毐作亂而覺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攻斬年宮為亂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車裂以徇滅其宗

沛公入關前漢

漢高祖為沛公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奮勢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慄悍禍賊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

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遂西入咸陽還軍霸上召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

漢高祖縞素發兵討羽前漢

項羽弑義帝于郴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



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  
衆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  
王之舉也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  
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  
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悉發  
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  
者於是五諸侯兵伐楚入彭城

漢光武破王莽 後漢

光武避更始野因書穀於宛李通說光武起兵於宛時年二十  
八乃將賓客還春陵時伯升已會衆起兵諸家子弟皆恐懼逃  
匿曰伯升殺我及見光武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  
乃稍自安光武初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軍中分財物不均衆  
甚恨欲反攻諸劉光武劔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衆乃少安  
兵徇下昆陽卒破王莽兵

魏文嘆長江而旋師 吳書

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觀兵兵有十餘萬旌旗彌數百里有渡江  
之志孫權嚴設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見波濤洶湧歎  
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

燕主慕容熙輕伐無功 晉書

慕容熙字道文晉安帝元熙年間會高句驪寇燕郡殺畧百餘  
人熙伐高句驪以符氏從為衝車地道以攻遼東熙曰待剗平  
寇城朕當與后乘輦而入不聽將士先登於是城內嚴備攻之  
不能下會大雨雪士卒多死乃引歸擬鄴之鳳陽門作弘光門  
累級三層熙與符氏龍裝契丹憚其衆盛將還符氏弗聽遂棄輜



重輕龍衣高句驪周行三千餘里士馬疲凍死者傷路攻木底城不剋而還

後趙主石勒擒劉曜 晉書

前趙主劉曜敗石季龍于高候遂圍洛陽石勒將親救左右長史司馬郭教程退等固諫勒怒按劍叱退等出於是赦徐光召而謂之曰劉曜乘高候之勢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程退等不欲吾親行卿以為何如光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勢而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為也若鸞旗親駕必望旌奔敗定天下之計在今一舉勒笑曰光之言是也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勒顧謂徐光曰曜盛兵成阜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勒統步騎四萬入自宣陽門并攻太極前殿季龍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其中軍石堪石

等各以精騎八千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督甲冑出自閭闔夾擊之曜軍大潰石堪執曜送之以徇于晉前首五萬餘級枕尸於金谷

北齊高歡將兵整肅 北史

齊神武高歡值晉陽飢就食山東及是行舍大王山六旬而進將出崆口倍加約束纖毫之物不聽侵犯將過麥地歡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肅益歸心焉

北齊高歡班師 北史

齊神武高歡將西伐自鄴會兵於晉陽殿中將軍曹魏祖曰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氣逆生氣為客不利主人則可兵果行傷大將歡不從自東西魏構兵鄴下每先有黃黑螳陣鬪占者以為黃者東魏戎衣色黑者西魏戎衣色人間以此候勝負是



時黃蠃盡死九月歡圍玉壁以挑西師不敢應西魏晉州刺史  
韋孝寬守玉壁城中出鉄面歡使元盜射之每中其目用李業  
興孤虛術萃其北北天險也乃起土山鑿十道又於東面鑿三  
十一道以攻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夜而畢孝寬奪  
據土山頓軍五旬城不拔死者七萬人聚為一家有星墜於歡  
營衆駟並鳴士皆龍言懼歡有疾十一月庚子與疾班師

北齊神武滅北

北史

齊神武高歡以晉陽四塞乃建太丞相府而定居焉余朱兆既  
至秀容分兵守險出入寇抄歡揚聲討之師出止者數四兆意  
怠歡揣其歲首當宴會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  
百里歡以大軍繼之二年三月竇泰奄至余朱兆庭軍人因宴  
休惰忽見泰軍驚馬走追破之於赤泚領兆自縊

北齊文宣破狄

北史

齊文宣帝天保五年三月菴羅石叛齊文宣親討大破之菴羅  
辰父子北遁四月寇肆州帝自晉陽討之至恒州黃瓜堆虜散  
走時大軍已還帝麾下千餘騎追虜蠕蠕別部數萬四面圍逼帝  
神色自若指畫形勢虜衆披靡遂縱兵潰圍而出虜退走追擊  
之伏尸二十五里獲菴羅辰妻及生口三萬餘人

周武帝破齊

北史

宇文忻年十八周武帝時從周齊王憲討突厥以功拜儀同三  
司賜爵興固縣公韋孝寬以忻驍勇請與鎮玉壁以戰功加開  
府進爵化政郡公從武帝攻拔并州齊後主親總兵六軍憚之  
欲旋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往而不尅若齊  
人更得令主君臣協力未易平也帝從之乃戰遂大尅及帝攻



隋書卷五  
隋文帝  
陷并州先勝後敗帝為賊所窘挺身而遁諸將多勸帝還忻勃  
然曰破城士卒輕敵微有不利何人為懷今破竹形已成柰何  
棄之而去帝納其言明日復戰拔晉陽齊平進位大將軍

周武伐齊北史

周武帝建德五年帝帥諸軍八萬置陣東西二十餘里乘常御  
馬從數人巡陣所至輒呼主帥姓名以慰勉之將士感見知之  
恩各思自厲將戰有司請換馬帝曰朕獨乘良馬何所之齊主  
亦於塹北列陣申後齊人填塹南引帝大喜勅諸軍擊之齊  
人便退齊主與其麾下數十騎走遠并州齊眾大潰軍資甲伏  
數百里間委棄山積辛亥帝幸晉州仍率諸軍追齊主諸將固  
請還師帝曰縱敵患生卿等若疑朕將獨往諸將不敢言

隋文帝陳南史

隋文帝謂僕射高顛曰我為百姓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杜  
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文帝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  
有使投柿於江若彼能收吾又何求及納梁蕭巖蕭巖隋文愈  
忿以晉王廣為元帥督八十總管致討乃送璽書暴陳後主二  
十惡又散寫詔書書三十萬紙諭喻江外諸軍既下陳境江濱  
鎮戍相繼奏聞新除湘州刺史施文慶中書舍人沈客卿掌機  
密並抑而不言初蕭巖蕭巖之至也德教學士沈君道夢殿前  
長人朱衣武冠頭出欄上攘臂怒曰那忽受叛蕭誤人事後主  
聞之忌二蕭故遠散其眾以巖為東揚州刺史巖為吳州刺史  
使領軍任忠出守吳興郡以襟帶二州

隋文滅陳南史

隋文帝謀大舉伐陳命晉王廣為元帥率眾南下隋將賀若弼攻陷南



徐州韓擒又陷南豫州隋軍南北道並進賀若弼進軍鍾山頓  
白土岡之東南衆軍敗績弼乘勝進軍宮城燒北掖門是時韓  
擒率衆自新林至石子岡陳鎮東大將軍任忠出降擒仍引擒  
經朱雀航趣宮城自南掖門入城內文武百司皆遁出唯尚書  
僕射袁憲後閣舍人夏侯公韻侍側憲勸端坐殿上正色以待  
之後主曰鋒刃之下未可及當吾自有計乃逃於井二人苦諫  
不從以身蔽井後主與爭久之方得入沈后居處如常太子深  
年十五閉閣而坐舍人孔伯魚侍焉戎士叩閣而入深安坐勞  
之曰戎旅在塗不至勞也既而軍人窺井而呼之後主不應欲  
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上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人三  
人同乘而上隋文帝聞之大驚詔府鮑宏曰東井上於天文為  
秦今王都所在校井其天意邪

隋煬帝征遼敗績北史

隋煬帝諱廣一名英高祖第二子也大業八年三月癸巳上御  
師甲子臨戎于遼水橋成成軍為賊所拒不果濟右屯衛大  
將軍左光祿大夫麥鐵杖武賁郎將錢士雄孟金又等皆死之  
甲午車駕度遼大戰于東岸擊賊破之進圍遼東乙未大頓見  
二大鳥高文餘曠身朱足游泳自若上異之命工圖焉并立銘  
頌五月戊午納言楊達卒于時諸將各奉旨不敢吐機既而高  
麗各固城守攻之不下六月己未幸遼東青愁諸將止城西數  
里御六合城七月壬午宇文述等敗績于薩水右屯衛將軍薛  
世雄死之九軍並陷師遼還止者千餘騎癸卯班師

唐公李淵起兵太原唐書

唐高祖李淵起義師將發太原杖白旗誓衆於野有兵三萬以



少子元吉為太原留守癸丑發太原甲寅遣將張綸徇下離石  
龍泉文城三郡丙辰次靈石營於賈胡堡隋虎牙郎將宋老生  
屯于霍邑以拒義師丙寅隋鷹揚府司馬李軌起武威號大涼  
王八月辛巳敗宋老生于霍邑丙戌下臨汾郡辛卯克絳郡癸  
巳次龍門突厥來助隋驍衛大將軍屈突通守河東絕津梁壬  
寅馮翊賊孫華土門賊白玄度皆具舟以來逆九月戊午高祖  
領太尉加置僚佐以少牢祀河乃濟甲子次長春宮丙寅隴西  
公建成劉文靜屯永豐倉守潼關子燉煌公世民自謂北徇三  
輔從父弟神通起兵于鄆柴氏婦高祖女也亦起兵于司竹皆  
與世民會郿賊丘師利李仲文蓋屋賊何潘仁尚善思宜君賊  
劉炅等皆來降因略定鄠杜壬申高祖次馮翊乙亥燉煌公世  
民屯阿城子隴西公建成司新豐趨霸上丙子高祖自下邳以

西所經隋行宮苑籞乘出羅之出宮女還其家十月辛巳次長樂  
宮有衆二十萬隋留守衛文昇等奉代王侑守京城高祖遣使  
諭之不報乃圍城下令曰犯隋七廟及宗室者罪一殊十一月  
丙辰克京城命主符郎宋公弼收圖籍約法十二條殺人劫盜  
背軍叛者死

唐太宗滅建德 唐書

隋大業末竇建德僭稱夏王後自板渚出為陣西薄汜南屬鵲  
山二十里鼓而前唐秦王登虎牢城望其軍按甲不戰曰賊起  
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立竄令不肅也逼城而陣有輕我心  
待其飢破之果矣日中建德士皆坐列渴爭飲意益怠王麾軍  
先登騎怒塵大漲乃率秦叔寶等纏麾幟馳出賊陣後建德軍  
驚潰建德被重創竄牛谷口白士讓獲之傳而西斬長安市初



軍中有謠曰豆入牛口勢不得久至是果敗

唐太宗破宋老生唐書

唐高祖已起兵將至霍邑會天久雨糧且盡高祖謀欲還兵太原太宗諫曰義師為天下起也宜直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還守一城是為賊爾高祖不納太宗哭于軍門高祖驚召問之對曰還則衆散於前而敵乘於後死亡須臾所以悲爾高祖寤曰起事者汝也成敗惟汝時左軍已先返即與隴西公建成分追之夜半太宗失道入山谷棄其馬步而及其兵與俱還高祖乃將而前遲明至霍邑宋老生不出太宗從數騎傳其城奉鞭指麾若將圍之者老生怒出背城陣高祖率建成居其東太宗及柴紹居其南老生兵薄東陣建成墜馬老生乘之高祖早却太宗自南原馳下坂分兵斷其軍為二而出其陣後老生兵敗走遂

斬之

唐太宗擊虜唐書

唐太宗詔兵部尚書李靖擊虜馬邑頡利走九俟斤以衆降拔野古僕骨同羅諸部雷奚渠長皆來朝於是詔并州都督李世勣出通漢道李靖出定襄道左武衛大將軍柴紹出金河道靈州大都督任城王道宗出大同道幽州都督衛孝節出恒安道營州者督薛萬淑出暢武道凡六總管師十餘萬皆授靖節度以討之道宗戰靈州俘人畜萬計突利及郁射設陰柰特勒帥所部來奔捷書日夜至帝謂羣臣曰往國家初定太上皇以百姓故奉突厥詭而臣之朕嘗痛心病首思一刷恥於天下今天誘諸將所向輒克朕其遂有成功乎

唐太宗詔滅延陀唐書



唐太宗時薛沙多彌可汗自立方是時王師猶在遼因即寇邊  
帝遣江夏王道宗屯朔州代州都督薛萬徹與左驍衛大將軍  
阿史那社尒屯勝州左武侯大將軍薩孤吳仁屯靈州執失思  
力與突厥犄角塞下虜知有備乃去阿波設與唐使者遇於靺  
鞨東鄙小戰不利還怖國人曰唐兵至矣衆大擾諸部遂潰可  
汗遣使者上言願保鬻督軍山帝詔兵部尚書崔敦禮與李勣  
慰安之俾定其國鐵勒諸部素伏延陀而吐摩支雖衰子尚臣  
畏之帝恐卒為患詔勣等曰降則撫之叛則擊之勣至吐摩支  
大駭陰欲拒戰外好言乞降勣知之縱兵擊斬五千餘級係老  
孺三萬遂滅其國吐摩支聞天子使者蕭嗣業在回紇身詣嗣  
業丐降入朝拜右武衛將軍賜田宅

唐太宗征高麗 唐書

唐太宗聞高麗王建武為下所殺惻然遣使者持節弔祭或勸  
帝可遂討之帝曰遼東故中國地面莫離支賊殺其主朕將自  
經畧之乃下詔曰朕所過管頓毋飭食毋豐怪水可涉者勿作  
橋梁行在非近州縣不得令學生耆老迎謁朕昔提戈撥亂無  
盈月儲猶所嚮風靡今幸家給人足祗恐勞於轉餉故驅牛羊  
以飼軍且朕必勝有五以我大繫彼小以我順討彼逆以我安  
棄彼亂以我逸敵彼勞以我悅當彼怨渠憂不克邪帝至高麗  
一麾而破先是高麗北部傳薩高延壽南部傳薩高惠真引兵  
及靺鞨衆十五萬來援至是高麗既平延壽等度勢窮即舉衆  
降入轅門膝而行拜手請命帝曰後敢與天子戰乎惶汗不得  
對帝料酋長三千五百人悉官之許內徙餘衆三萬縱還之誅  
靺鞨三千餘人獲馬牛十萬明光鎧萬領高麗震駭石黃銀二



城自拔去數百里無舍煙乃驛報太子并賜諸臣書曰朕自將若此云何因號所幸山為駐蹕山圖破陣狀勒石紀功回

後唐莊宗躡虜五代史

唐莊宗自將鐵騎五千遇契丹前鋒於新城晉兵自桑林馳出入馬精甲光明燭日虜騎愕然稍却晉軍乘之虜遂散走而沙河冰薄虜皆陷沒阿保機退保望都會天大雪契丹人馬飢寒多死阿保機顧盧文進以手指天曰天未使我至此乃引兵去莊宗躡其後見其宿處環結在地方隅整然雖去而不亂歎曰虜法令嚴蓋如此也

後唐莊宗戮守光父子五代史

劉守光劉仁恭子也遂以梁乾化元年八月自號大燕皇帝改元曰應天以王曠齊涉為左右相晉王李存勗遣太原少尹李

承勳賀冊尚父至燕而守光已僭號有司迫承勳稱臣承勳不屈以列國交聘禮入見守光怒殺之明年晉遣周德威將三萬人會鎮定之兵以攻燕自祁溝關入其檀涿武州諸州皆迎降守光被圍經年累戰常敗乃遣客將王遵化致書于德威曰予得罪于晉迷而不復令其病矣公善為我辭焉德威謂遵化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至此邪予受命以討替亂不知其他也守光益窘乃獻絹千匹銀千兩錦百段遣其將周遵業謂德威曰吾王以情告公富貴成敗人之常理錄功宥過迎霸者之事也守光去歲妄自尊崇本不能為朱温下耳豈意入國暴師經年幸少寬之德威不許守光登城呼德威曰公三五月賢士獨不急人之危乎遣人以所乘馬易德威馬而去因告曰俟晉王至則降晉王乃自臨軍守光登城見晉王晉王問將如何守光曰今



日俎上肉耳惟王所為也守光有嬖者李心喜勸其母降守光因請俟他日是夕心喜叛降于晉軍明旦晉軍攻其城執仁恭及其家族三百口守光與其妻李氏祝氏子繼珣繼方繼祚等南走滄州迷失道至燕樂界中數日不得食追其妻祝氏乞食於田家田家怪而詰之祝氏以實告乃被擒送幽州晉王方大饗軍客將引守光見晉王戲之曰主人何避方各之遽邪守光叩頭請死命械守光并其父仁恭以從軍軍還過趙趙王王鎔會晉王置酒酒酣請曰願見仁恭父子晉王命破械出之引置下坐飲食自若皆無慙色晉王至太原仁恭父子曳以組練獻于太廟守光將死泣曰臣死無恨然教臣不降者李心喜也罪人不死臣將訴于地下晉王使召心喜心喜瞋目曰囚父弑兄蒸其骨肉亦小喜教爾邪晉王怒命先斬心喜守光知不免呼

晉出帝遣重威擊虜

五代史

曰王將復唐室以成霸業何不赦臣使自效其二婦從旁罵曰事已至此生復何為願先死乃俱死晉王命李存霸執仁恭至鴈門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晉出帝疾少間乃下詔親征軍于澶州遣杜重威等北伐契丹歸至古北聞晉軍且至即復引而南及重威戰于陽城衛村晉軍飢渴鑿井輒壞絞泥汁而飲德光坐奚車中呼其衆曰晉軍盡在此矣可生擒之然後平定天下會天大風晉軍奮死擊之契丹大敗德光喪車騎一白橐駝而走至幽州其首領大將各斃數百獨趙延壽免焉

周世宗親征破敵

五代史

周世宗顯德元年三月親征甲午戰于高平李重進白重贊將



左樊愛能何徽將右向訓史彥超居中軍張永德以禁兵衛蹕  
旻亦列為三陣張元徽居東偏楊衮居西偏旻居其中衮望周  
師謂旻曰勍敵也未可輕動旻奮髯曰時不可失無妄言衮怒  
而去旻號令東偏先進王得中叩馬諫曰南風甚急非北軍之  
利也宜少待之旻怒曰老措大毋妄沮吾軍即麾元徽元徽繫  
周右軍兵始交愛能徽退走其騎軍亂步卒數千奔甲叛降元  
徽呼萬歲聲振川谷世宗大駭躬督戰士士皆奮命爭先而風  
勢愈盛旻自麾赤熾收軍軍不可遏旻遂敗日暮旻收餘兵萬  
人阻澗而止是時周之後軍劉詞將之在後未至而世宗銳於  
速戰戰已勝詞軍繼至因乘勝追擊之旻又大敗輜重器甲乘  
輿服御物皆為周師所獲旻獨乘契丹黃驕自鵬窠嶺間道馳  
去夜失道山谷間得村民為鄉導尋誤趨平陽得佗道以歸而張

元徽戰歿于陣楊衮怒旻按兵西偏不戰故獨全軍而退旻歸  
為黃驕治廐飾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自在將軍

遼太宗善用圖魯審 遼史

耶律圖魯審字阿魯隱太宗會同元年改遷北院大王帝嘗并  
左右與議大事占對合上意從討石重貴杜重威擁十萬餘眾  
拒滹沱橋力戰數日不得進帝曰兩軍爭渡人馬疲矣計安出  
諸將請俟師為後圖帝然之圖魯審厲色進曰臣愚竊以為陛  
下樂於安逸則謹守四境可也既欲擴大疆宇出師遠攻詎能  
無瑩聖慮若中路而止適為賊利則必陷南京夷屬邑若此則  
爭戰未已吾民無奠枕之期矣且彼步我騎何慮不克况漢人  
足力弱而行緩如選輕銳騎先絕其餉道則事蔑不濟矣帝喜  
曰國強則其人賢海巨則其魚大於是塞其餉道數出師以牽



撓其勢重威果降如言

金太祖勇氣自倍 金史

太祖將至遼界先使宗幹督士卒夷曠既度遇渤海軍攻我左翼七謀克衆少却敵兵直犯中軍斜也出戰酋堙先驅太祖曰戰不可易也遣宗幹止之宗幹馳出斜也前控上酋堙馬斜也遂與俱還敵人從之耶律謝十墜馬遼人前救太祖射救者斃併射謝十中之有騎突前又射之徹札洞曾謝十拔箭走追射之中其背飲矢之半債而死獲所乘馬宗幹與數騎陷遼軍中太祖救之免胄戰或自傍射之矢拂于額太祖顧見射者一矢而斃謂將士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自倍敵大奔相蹂踐死者十七八

金世宗滅移刺窩幹 金史

移刺窩幹契丹部族既稱帝世宗命完顏謀衍等率兵討之幹率其衆西走謀衍追及之于霜霖河賊已濟毀其津口統石烈志寧軍先至不克渡乃對岸為疑兵賊據上風縱火乘煙擊官軍官軍步兵亦至併力合戰凡十餘合軍士苦風煙皆植立如癡會天降雨風止官軍奮擊大敗之徒單克寧追奔十五里賊前阨溪澗不得亟渡多殺傷賊既渡官軍亦渡少憩賊反旆來攻克寧以大軍不繼令軍士皆下馬射賊賊引却而南克寧亦將引而北士未及騎馬賊復來衝突官軍少却而渡澗北大軍至賊遂引去詔使自中道却還軍中宣諭元宜衍注意經略邊事師久無功尚書右丞僕散忠義願効死力除邊患世宗嘉歎六月忠義拜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帥宗敘為兵部尚書各賜弓矢具鞍勒馬出內府金銀十萬兩佐軍用窩幹自花道西走



僕散忠義訖石烈志寧以大軍追及于梟嶺西陷泉明日賊軍三萬騎涉水而東大軍先據南岡左翼軍自岡為陣迤邐而北步軍繼之右翼軍繼步軍北引而東作偃月陣步軍居中騎兵據其兩端使賊不見首尾是日大霧晦冥既陣霧開少頃晴霽賊見左翼據南岡不敢擊擊右翼軍烏延查刺刀戰賊稍却志寧與夾谷清臣烏林答刺撒鐸刺合戰賊大敗將涉水去泥潭不得亟渡大軍逐北人馬相蹂踐而死不可勝數陷泉皆平餘眾蹈藉而過或奔潰竄匿林莽間大軍踵擊之俘斬萬計生擒其弟偽六院司大王裒窩斡僅與數騎脫去鈔兀清臣追四十餘里不及斬千餘級獲車帳甚眾其母徐輦與營自落岳岡西走志寧追之盡獲輜重俘五萬餘人雜畜不可勝計詔畧曰平章政事右副元帥忠義使使來奏大捷或被軍俘獲或自能來

服或無所歸而投拜或將全屬歸附或分領 家族來降或嘗受偽命及自來曾與官軍鬪敵皆釋其罪其死入內除窩斡一身不以大小官員是何名色却來歸附者一准釋放有能誅捕窩斡或於不從招納亡去人內誅捕以來及或能率眾於掌軍官及隨處官司投降者並給官賞窩斡自度勢窮乃謀自羊城道西京奔夏國大軍追之益急其眾復多亡去度不得西乃北走沙陀詔使誘其親近捕窩斡以自效許以官賞完顏思敬獻俘于京師窩斡梟首于市磔其手足分懸諸京府其母徐輦及妻子皆戮之

宋太祖命討劉鋹 五代史

宋太祖詔唐王李煜諭南漢劉鋹使稱臣鋹怒囚煜使者龔慎儀開寶三年征嶺南以潘美為行營諸軍都部署朗州團練使



尹崇珂副之出師師次白霞張遣龔洪樞守賀州郭崇岳守桂  
州李托守韶州以備是歲秋潘美平賀州十月平韶桂連三州  
張喜曰韶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是矣其不復南也其  
愚如此西江諸州以次降美以功移南面都部署進次韶州韶  
廣之北門也賊衆十餘萬聚焉美揮兵進乘之韶州遂拔斬獲  
數萬計張窮蹙四年二月張將潘崇徹先降師次龍頭張遣其  
臣王珪詣軍門求通好又遣其左僕射蕭濬中書舍人卓惟休  
奉表乞降美因諭以上意以為彼能戰則與之戰不能戰則勸  
之守不能守則諭之降不能降則死不能死則亡非此五者他  
不得受美即令殿直再彥衣部送濬等赴闕張復遣其弟保興  
率衆拒戰美即率厲士卒倍道趨柵頭距廣州百二十里張兵  
十五萬依山谷堅壁以待美因築壘休士與諸將計曰彼編竹  
木為柵若攻之以火彼必潰亂因以銳師夾擊之萬全策也遂  
分遣丁夫數千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及夜萬炬俱發會天  
大風火勢甚熾張衆驚擾來犯美揮兵急擊之張衆大敗斬  
數萬計長驅至廣州龔洪樞李托等謀曰北師之來利吾國寶  
貨爾焚為空戒師不能駐當自還也乃盡焚其府庫宮殿張以  
海船十餘悉載珍寶嬪御將入海官言樂益竊其舟以逃歸宋  
師次白田張素衣白馬以降獻俘京師赦張為左千牛衛大將  
軍封恩赦侯

宋太祖以地圖教廷讓 宋史

宋太祖伐蜀拜劉廷讓為西川行營前軍兵馬副都部署率禁  
兵步騎萬人諸州兵萬人由歸州進討入其境連破松木三會  
巫山等砦獲蜀將南光海等五千餘人擒戰擢都指揮使素德



宏等千二百人奪戰艦二百餘艘又獲水軍三千人因度南岸  
斬三千餘級初夔州有鑿江為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  
具廷讓等將行太祖以地圖示之指鑿江曰我軍至此汴流而  
上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出其不意擊之俟其勢  
却即以戰摧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距鑿江三十里舍舟步進  
先奪其橋復牽舟而上破州城守將高彥德時自焚悉如太祖計  
遂進克萬施開忠四州岷中郡縣悉下

太祖命重賞其破契丹 宋史

太祖開寶年間以韓重賞為彰德節度使出征太原過其郡重  
賞迎謁於王橋頭召赴燕飲帝曰契丹知我是行必率眾來援  
彼意鎮定無備必由此路入卿為我領兵徑道兼行出其不意  
破之必矣乃命為北面都部署重賞令軍士銜枚夜發果遇契  
丹兵于定州見重賞具旗幟大駭欲引去重賞乘之大破其衆獲  
馬數百匹太祖大喜優詔褒美

元太祖分道伐金 元史

太祖八年癸酉春耶律留哥自立為遼王改元元統秋七月克  
宣德府遂攻德興府皇子拖雷駙馬赤駒先登拔之帝進至懷  
來及金行省完顏綱元帥高琪戰敗之追至北口金兵保居庸  
詔可忒薄剌守之遂趨涿鹿金西京留守忽沙虎遁去帝出紫  
荆關敗金師于五回嶺拔涿易二州契丹訛魯不兒等獻北口  
遮別遂取居庸與可忒薄剌會八月合忽沙虎弒其主允濟迎  
豐王珣立之是秋分兵三道命皇子木赤察合台窩闊台為右  
軍循太行而南取保遂安肅安定邢洺磁相衛輝懷孟掠澤潞  
遼沁平陽太原吉陽拔汾石嵐忻代武等州而還皇弟哈撒兒



及幹陳那顏拙赤得薄剌為左軍導海而東取薊州平灤遼西諸郡而還帝與皇子拖雷為中軍取雄霸莫安河間滄景獻深祁彞冀恩濮開滑博濟泰安濟南濱棣益都淄濰登萊沂等郡復命木華黎攻密州屠之史天倪蕭劫迭率眾來降木華黎承制並以為萬戶帝至中都三道兵還合屯大口

元太祖受金將城降元史

太祖十年乙亥春正月金右副元帥蒲察七斤以通州降以七斤為元帥二月木華黎攻北京金元帥寅荅虎烏古倫以城降以寅荅虎為留守吾也而權兵馬都元帥鎮之興中府元帥石天應來降以天應為興中府尹三月金御史中丞李英等率師援中都戰于霸州敗之夏四月克清順二州詔張鯨總北京十提控兵從南征鯨謀叛伏誅鯨弟致遠據錦州僭號漢興皇帝

改元興龍五月庚申金中都留守完顏福興仰藥死林撚盡忠棄城走明安入守之是月避暑桓州小涇遣忽都忽等籍中都帑藏秋七月紅羅山寨主枉秀降以秀為錦州節度使遣乙職里往諭金主以河北山東未下諸城來獻及去帝號為河南王當為罷兵不從

元太祖以牛腹救布智兒元史

元太祖時紐兒傑子布智兒俱事太祖嘗從征討賜紐兒拔都名從征回回幹羅思等國每臨陣布智兒奮身力戰身中數矢太祖親視之令人拔其矢血流滿體問仆幾絕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納布智兒于牛腹浸熱血中移時遂甦

元世祖遣將討耽羅元史

耽羅高麗與國也世祖既臣服高麗以耽羅為南宋日本衝要



亦注意焉至元六年七月遣明威將軍都統領脫脫兒武德將軍統領王國昌武畧將軍副統領劉傑往視耽羅等處道路詔高麗國王王植選官導送時高麗叛賊林衍者有餘黨金瑄精遁入耽羅九年中書省臣及樞密院臣議曰若先有事日本未見其逆順之情恐有後辭可先平耽羅然後觀日本從否徐議其事且耽羅國王嘗來朝觀今叛賊逐其主據其城以亂舉兵討之義所先也十年正月命經畧使所都史樞及洪茶丘等率兵船大小百有八艘討耽羅賊黨六月平之於其地立耽羅國招討司

元世祖命阿朮伐宋 元史

阿朮兀良氏世祖時伐宋降襄陽至元九年加平同平章事十年七月奉命略淮東抵揚州城下宋以千騎出戰阿朮伏兵道

左佯北宋兵逐之伏發擒其騎將王都統十一年正月入覲與參政阿里海牙奏請伐宋帝命相臣議久不決阿朮進曰臣久在行間備見宋兵弱於往昔失今不取時不再來帝即可其奏詔益兵十萬與丞相伯顏參政阿里海牙等同伐宋

元世祖申令 元史

世祖南征親王穆哥自合州釣魚山遣使以憲宗凶問來告且請北歸以繫天下之望帝曰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遽還甲辰登香鑪山俯瞰大江江北曰武湖湖之東曰陽邏堡其南岸即許黃洲宋以大舟扼江渡帝遣兵奪二大舟是夜遣木魯花赤張文謙等具舟楫乙巳遲明至江岸風雨晦冥諸將皆以為未可渡帝不從遂申敕將帥楊旗伐鼓三道並進天為開霽與宋師接戰者三殺獲甚眾逕達南岸軍士有擅入民家者以軍法



從事凡所俘獲悉縱之

元世祖戒殺 元史

世祖至元十一年大舉伐宋伯顏與史天澤並拜中書左丞相行省荆湖時荆湖淮南各建行省天澤言號令不一或致敗事詔改淮南行省為行樞密院天澤又以病表請專任伯顏乃以伯顏領河南等路行中書省所屬並聽節制秋七月陞辭世祖諭之曰昔曹彬以不嗜殺平江南汝其體朕心為吾曹彬可也

元世祖勞文炳 元史

元世祖在潛藩癸丑秋受命憲宗征南詔重文炳率義士四十  
六騎從行人馬道死殆盡及至吐蕃止兩人能從兩人者挾文  
炳徒行躑躅道路取死馬肉續食日行不能三二十里然志益  
厲期必至軍會使者過遇文炳還言其狀時文炳弟文忠先從

世祖軍世祖即命文忠解尚廐五馬載糗糧迎文炳既至世祖  
壯其忠且閱其勞賜賚甚厚有任使皆稱上自由是日親貴用事

元世祖伐宋受降 元史

世祖至元十三年春正月癸未右丞相伯顏等大軍次臨平鎮  
甲申次高亭山阿剌罕以兵來會宋主遣其保康軍丞宣使尹  
甫和州防禦使吉甫等齎傳國玉璽及降衣詣軍前其辭曰大  
宋國主纍謹百拜奉表于大元仁明神武皇帝陛下臣昨嘗遣  
侍郎柳岳正言洪雷震捧表馳詣闕庭敎件罕憫伏計已徹聖  
聽臣眇焉幼冲遭家多難權奸似道背盟誤國臣不及知至勤  
興師問罪宗社玷危生靈可念臣與太皇日夕憂懼非不欲遷  
辟以求兩全實以百萬生民之命寄臣一身今天命有歸臣將  
焉往惟是世傳之鎮寶不敢愛惜謹奉太皇命戒痛自貶損削



帝號以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北二廣四川見在州郡謹悉奉上聖朝為宗社生靈祈哀請命欲望聖慈垂哀祖母太后老及卧病數載臣瑩瑩在疚情有足矜不忍臣祖宗三百年宗社處至殞絕曲賜裁處特與存全大元皇帝再生之德則趙氏子孫世世有賴不敢弔忘臣無任感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伯顏既受降表玉璽復遣囊加帶以趙尹甫賈餘慶等還臨安召宰相出議降事乙酉師次臨安北十五里囊加帶洪模以總管殷俊來報宋陳宜中張世傑蘇劉義劉師勇等挾益廣二王出嘉會門渡淞江遁去惟太皇太后嗣君在宮伯顏亟使諭阿剌罕董文炳范文虎率諸軍先據守錢塘口以勁兵五千人追陳宜中等過淞江不及而還

元世祖詔伐安南 元史

安南國古交趾也世祖至元二十四年正月發新附軍千人從阿八赤討安南又詔發江淮江西湖廣三省蒙古漢券軍七萬人船五百艘雲南兵六千人海外四州黎兵萬五千海道運糧萬戶張文虎等運糧十七萬石分道以進置征交趾行尚書省與魯赤平章政事烏馬兒樊楫叅知政事總之並受鎮南王節制五月命右丞相程鵬飛還荆湖行省治兵六月樞密院復奏令烏馬兒與樊叅政率軍士水陸並進九月以瓊州路安撫使陳仲達南寧軍民總管謝有奎延攔軍民總管符庇成出兵船助征交趾並令從征國主陳日烜遣其中大夫阮文通等入貢十一月鎮南王次思明留兵二千五百人命萬戶智社統之以守輜重大兵分道而進經玉山雙門安邦口遇交趾船四百餘艘擊之斬首四千餘級生擒百餘人奪其舟百艘遂趨交趾程鵬飛李羅合谷兒經老



鼠陷沙涼竹三關凡十七戰皆捷十二月鎮南王次茅羅港交趾興道王遁因攻浮山寨破之又命程鵬飛阿里以兵二萬人守萬劫且脩普賴山及至靈山木柵命烏馬兒將水兵阿八赤將陸兵徑趨交趾城鎮南王以諸軍度富良江次城下敗其守兵日烜與其子棄城走敢喃堡諸軍攻下之二十五年正月命烏馬兒將水兵由大滂口迂張文虎等糧船與魯赤阿八赤等分道入山求糧聞交趾集兵固沉箇黎磨山魏寨發兵皆破之斬萬餘級二月鎮南王引兵還萬劫阿八赤將前鋒奪關繫橋破三江口攻下堡三十二斬數萬餘級烏馬兒由大滂口趨塔山遇賊船千餘擊破之普賴至靈山木柵成命諸軍居之諸將因言交趾無城池可守倉庾可食張文虎等糧船不至且天時已熱恐糧盡師老無以支久為朝廷羞宜全師而還鎮南王從

之命烏馬兒樊楫將水兵先還程鵬飛塔出將兵護送之三月鎮南王以諸軍還次內傍關賊兵大集王擊破之命萬戶張均以精銳三千人斃力戰出關諜知日烜及世子興道王等分兵三十餘萬守女兒關及丘急嶺連亘百餘里以遏歸師鎮南王遂由單已縣趨孟州間道以出次思明州命魯曾引兵還雲南與魯赤以諸軍北還日烜尋遣使來謝進金人代已罪十一月以劉庭直李思衍萬奴等使安南持詔諭日烜來朝二十六年二月中書省臣奏既罷征交趾宜拘收行省符印四月日烜遣其中大夫陳克用等來貢方物二十七年日烜卒子日燭遣使來貢

元世祖命將征爪哇 元史

爪哇國在海外視占城益遠自泉南登舟海行者先至占城而



後至其國其風俗土產不可考大率海外諸蕃國多出奇寶取  
貴於中國而其人則醜怪情性語言與中國不能相通世祖撫  
有四夷其出師海外諸蕃者惟爪哇之役為大至元二十九年  
二月詔福建行省除史弼亦黑迷失高興平章政事征爪哇會  
福建江西湖廣三行省兵凡二萬設左右軍都元帥府二征行  
上萬戶四發舟千艘給糧一年鈔四萬錠降虎符十金符四十  
銀符百金衣段百端用備功賞亦黑迷失等陛辭帝曰卿等至  
爪哇明告其國軍民朝廷初與爪哇通使往來交好後刺詔使  
孟右丞之面以此進討九月軍會慶元弼亦黑迷失領省事赴  
泉州興率輜重自慶元登舟涉海十一月福建江西湖廣三省  
軍會泉州十二月自後渚啓行三十年正月至拘欄山議方略  
一月亦黑迷失孫叅政先領本省幕官并招諭爪哇等處宣慰

司官曲出海牙楊梓全忠祖萬戶張塔剌赤等五百餘人船十  
艘先往招諭之大軍繼進於吉刺門弼興進至爪哇之杜並足  
與亦黑迷失等議分軍下岸水陸並進弼興孫叅政帥都元帥  
那海萬戶甯居仁等水軍自杜並足由戎牙路港口至八節澗  
興與亦黑迷失帥都元帥鄭鎮國萬戶脫歡等馬步軍自杜並  
足陸行以萬戶申元為前鋒遣副元帥土虎珍哥萬戶褚懷遠  
李忠等乘鐵鋒船由戎牙路於林若巴歇浮梁前進赴八節澗  
期會招諭爪哇宣撫司官言爪哇主壻土罕必閣耶舉國納降  
土罕必閣耶不能離軍先令楊梓甘州不花全忠祖引其宰相  
昔刺難答吒耶等五十餘人來迎三月一日會軍八節澗澗上  
接杜馬班王府下通蒲奔大海乃爪哇咽喉必爭之地又其謀  
臣希寧官沿河泊舟觀望成助再三招諭不降行省於澗邊設



偃月營留萬戶王天祥守河津土虎登哥李忠等領水軍鄭鎮國省都鎮撫倫信等領馬步軍水陸並進希寧官懼棄船宵遁獲鬼頭大船百餘艘令都元帥那海萬戶甯居仁鄭珪高德誠張受等鎮八節澗海口大軍王追殺至麻喏巴歌請官軍土罕必闍耶鄭鎮國引軍赴孤接援與進至麻喏巴歌却稱葛郎兵未知遠近與回八節亦黑迷失尋報賊兵今夜當至召興赴麻喏巴歌七日葛郎三路攻土罕必闍耶八日黎明亦黑迷失孫參政率萬戶李八迎賊於西南不遇興與脫歡由東南路與賊戰殺數百人餘打潰山谷日中西南路賊又至興再戰至晡又敗之十五日分爲三道伐葛郎期十九日會吞哈聽砲聲接戰土虎登哥等不軍泝流而上亦黑迷失等由西

道興等由東道進土罕必闍耶車繼其後十九日至吞哈葛郎國主以兵十餘萬交戰自卯至不連三戰賊敗奔潰擁入河死者數萬人殺五千餘人國主入城拒守官軍圍之且招其降是夕國主哈只葛當出降撫諭令還四月二日遣土罕必闍耶還其地具入貢禮以萬戶捏只不丁甘州不花率兵二百護送十九日土罕必闍耶背叛逃去田軍拒戰捏只不丁甘州不花省掾馮祥皆遇害二十四日軍遂得哈只葛當妻孥官屬百餘人及地圖戶籍所上金字表以還

元文宗遣使諭燕鐵木兒元史

文宗即位時燕鐵木兒加開府一柱國中書右丞相太平王天曆元年王禪叛兵襲破居庸關將士皆潰詔丞相燕鐵木兒總兵累戰大破之遣使賜燕鐵木兒上尊諭旨曰丞相每臨陣躬



冒矢石脫有不虞柰何自今第以大將旗鼓督戰可也燕鐵木兒對曰凡戰臣必以身先之敢以者論以軍法若委之諸將萬一失利悔將何及

元順帝詔察罕定河東 元史

順帝至正十八年山東賊分道犯京畿朝廷徵四方兵入衛詔察罕帖木兒以兵屯涿州察罕帖木兒即留兵戍清涼義谷屯潼關塞南山口以備他盜而自將銳卒往赴召而曹濮賊方分道踰太行焚上黨掠晉冀陷雲中鴈門代郡烽火數千里復大掠南且還察罕帖木兒先遣兵伏南山阻隘而自勒重兵屯聞喜絳陽賊果走南山縱伏兵待之賊皆棄輜重走山谷其得南還者無幾乃分兵屯澤州塞元子斌屯上黨塞吾兒谷屯并州塞并陘口以杜太行諸道賊至守將數血戰擊却之河

悉定

元順帝命察罕定河南 元史

順帝詔察罕帖木兒守禦關陝日冀撫鎮漢沔荆襄便宜行聞外事察罕帖木兒益務練兵訓農以平定四方為已責是年安豐賊劉福通等陷汴梁造宮闕易正朔號召群盜巴蜀荆楚江淮齊魯遼海西至甘肅所在兵起勢相聯結察罕帖木兒乃其塞太行南守鞏洛而自將中軍軍沔池會叛將周全棄鞏入汴城合兵攻洛陽察罕帖木兒下令嚴守備別以奇兵出宜陽而自將精騎發新安來援賊至城下見堅壁不可犯退引去因追至虎牢塞成臯諸險而還拜陝西行省平章政事仍兼同知行樞密院事便宜行事十九年察罕帖木兒圖復汴梁五月以大軍次虎牢先發遊騎南道出汴南



略歸亳陳蔡北道出汴東戰船浮于河水陸並下略曹南據黃陵渡乃大發秦兵出函關過虎牢晉兵出太行踰黃河俱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察罕帖木兒自將鐵騎屯杏花營諸將環城而壘賊屢出戰戰輒敗遂嬰城以守乃夜伏兵城南旦日遣苗軍跳梁者略城而東賊傾城出追伏兵鼓噪起邀擊敗之又令弱卒立柵外城以餌賊賊出爭之弱卒佯走薄城西因突鐵縱擊悉擒其衆賊自是益不敢出八月謀知城中計窮食且盡乃與諸將閔思忠李克彛虎林赤賽因赤谷忽脫因不花呂文完哲賀宗哲等董張守禮伯顏孫翥姚守德魏賽因不花揚履信關關等等各分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遂拔之劉福孫奉其為主從數百騎出東門遁走獲偽后及賊妻子數萬以四官五千符璽印章寶貨無

君門

雄畧

英雄謀畧

晉成帝許桓溫書

筭全居民二十萬軍不敢私市一不易肆不旬日河南悉定獻捷京師歡聲動中外

成帝以冲虛簡貴歷帝三世桓溫敬畏及即位溫乃撰辭自陳帝引見對之悲泣溫懼不能言有司乃承其言奏誅汝廢五情帝不許溫固執至于再三帝乃許溫乃召晉作書使人宣讀







北涼沮渠蒙遜率步騎三萬伐禿髮傉檀次于西郡大風從西北來氣有五色俄而晝昏至顯美徙數千戶而還傉檀追及蒙遜于窮泉蒙遜將擊之諸將皆曰賊已安營不可犯也蒙遜曰傉檀謂吾遠來疲弊必輕而無備及其壘壁未成可以一鼓而滅遂擊敗之乘勝至于姑臧夷夏降者萬數千戶傉檀懼請和許之而歸

燕主慕容盛討叛晉書

慕容盛字道運晉安帝時為後燕主遷西太守李朗在郡十年威制境內盛疑之累徵不赴以母在龍城未敢顯叛乃陰引魏軍將為自安計因表請發兵以距寇盛曰此必詐也召其使而詰之果詐盡滅其族遣輔國將軍李旱率騎討之師次建安召皇族師朗聞其家被誅也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旱中路而還謂有內變又不復為備留其子養守令支躬迎魏師于北平旱候知之襲剋令支遣臣威孟廣平率騎迎朗及于無終斬之

初盛之追旱還也群臣莫知其故旱既斬朗盛謂群臣曰前以追旱還者正為此耳朗新為叛逆必忌官威一則鳩合同類劫害良善二則亡窟山澤未可卒平故非意而還以盈息其志卒然掩之必尅之理也群臣皆曰非所及也

慕容恪擒冉閔晉書

燕主慕容恪謂諸將曰冉閔師老卒疲實為難用加其勇而無謀一夫之敵耳雖有甲兵不足擊也吾今分軍為三部掎角以待之閔性輕銳又知吾軍勢非其敵必出萬死衝吾中軍吾今貫甲厚陣以俟其至諸君但厲卒從傍湏其戰合夾而擊之蔑不尅也及戰敗之斬首七千餘級擒閔送之斬於龍城

涼主傉檀為一代偉人晉書

後秦主姚興以傉檀外有陽武之敗內有邊梁之亂遣其尚書



即韋宗來觀鬻傳檀與宗論六國從橫之規三家戰爭之略遠  
言天命廢興近陳人事成敗機變無窮辭致清辯宗出而歎曰  
命世大才經綸名教者不必華宗夏士撥煩理亂澄氣濟世者  
亦未必八索九丘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人車騎神機秀  
發信一代之偉人由余日磾豈足為多也

趙主劉曜雄武過人 晉書

劉曜武帝時性拓落高亮與眾不群讀書志於廣覽不精思章句  
善屬文工草隸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于時號為神射  
尤好兵書略皆闇誦常輕侮吳鄧而自此樂毅蕭曹時人莫之  
許也惟劉聰每曰永明世祖魏武之元數公足道哉

道武設奇敗寶 北史

魏太祖道武皇帝皇始六年二月丁丑立

于鉅鹿之栢肆塢臨

漳池水其夜慕容寶悉眾犯營燎及行宮兵人駭散帝驚起不  
及衣冠跣出擊鼓俄而左右及中軍將士稍集帝設奇陣列烽  
營外縱騎衝之寶眾大敗走還中山獲其器械數十萬計

魏神武臨敵制勝 北史

齊高歡性深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  
至於軍國大略獨運懷抱文武將吏罕有預之經馭軍眾法令  
嚴肅臨敵制勝策不出無方聽斷昭察不可欺犯知人好士全護  
勳舊性周給每有文教常殷勤款悉指事論心不尚綺靡擢人  
授任在齊得才苟其所堪乃至拔於所養有虛聲無實者稀見  
任用諸將出討奉行方略罔不克捷違失指畫多致奔亡雅尚  
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居  
家如官仁恕愛士其明智才能如此



齊神武陳兵試弼北史

齊神武沙苑之役杜弼請先除內賊却討外寇指諸勲貴掠奪百姓神武不荅因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按稍以來道使弼冒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弼戰慄流汗神武然後喻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爾猶頓喪魂膽諸勲人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大弼頓顙謝曰愚人不識至理

唐太宗却虜唐書

唐太宗迎敵頡利蕭瑀以帝輕敵叩馬諫帝曰我思熟矣非爾所知也夫突厥掃地入寇以我新有內難謂不能師我若闔城彼且大掠吾境故我獨出示無所畏又盛兵使知必戰不意我能沮其始謀彼入吾地既深懼不能返故與戰則克和則固制賊之命在此舉矣是日頡利果請和許之翌日刑白馬與頡利

盟便橋上突厥引還

唐太宗平虜唐書

唐太宗即位四年李靖征虜進屯惡陽嶺夜襲頡利頡利驚退牙積口大酋康蘇密等以隋蕭皇后楊正道降或言中國人嘗密通書於右中書舍人楊文瓘請劾治帝曰天下未一人或當思隋今反側既安何足治耶置勿劾頡利若走保鐵山兵猶數萬今執失思力來陽為哀言謝罪請內屬帝詔鴻臚卿唐儉將軍安脩仁等持節慰撫靖知儉在虜所虜必安乃襲擊之盡獲其衆

唐太宗論敵唐書

唐太宗既却虜蕭瑀曰頡利之來諸將多請與戰陛下不聽既而虜自退其策奈何帝曰突厥衆而不整君臣惟利是視可汗



在水西而酋帥皆來謁我我醉而縛之其勢易甚又我救長孫無忌李靖潛師幽州以須若大軍躡其後伏邀諸前取之反覆掌爾然朕新即位為國者要在安靜一與虜校殺傷必多彼敗未及亡懼而脩德與我為怨其可當耶今仆械卷鎧唱以玉帛虞志心驕驕則亡之端也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焉再拜曰非臣愚所逮也

後唐莊宗破夾城五代史

後唐天祐五年正月李存勗即王位于太原叔父克寧殺都虞候李存質倖臣中教鎔告克寧謀叛二月執而戕之以先王之喪叔父之難告周德威德威自亂柳還軍太原梁夾城兵聞晉有大喪德威軍于且去因願辭王謂諸將曰梁人幸我大喪謂我少而新立無能為也宜乘其怠繫之乃出兵趨上黨行至三

垂崗歎曰此先王置酒處也會天大霧晝暝兵行霧中攻其城破之梁軍大敗凱旋告廟

遼太宗速戰取勝五代史

遼太宗耶律德光事母甚謹常侍立其側國事必告而後行時後唐廢帝清泰元年敬瑭反唐遣張敬達等討之敬瑭遣使求救於德光德光白其母曰吾嘗夢石即及我而使者果至豈非天邪母召胡巫問吉凶巫言吉乃許是歲九月契丹出鴈門車騎連亘數十里將至太原遣人謂敬瑭曰吾為爾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皇帝赴難要在成功不在速大兵遠來而唐軍甚盛願少待之使者未至而兵已交敬達大敗敬瑭夜出北門見德光約為父子問曰大兵遠來戰速而勝者何也德光曰吾謂唐兵能守鴈門而扼諸險要則事未可知今兵長驅深入而無



阻吾知大事必濟且吾兵多難久宜以神速破之此其所以勝也

金太祖知兵勢金史

金太祖收國元年自將攻遼黃龍府進逼達魯古城上登高望遼兵若連雲灌木狀顧謂左右曰遼兵心貳而情怯雖多不足畏遂趨高阜為陣宗雄以右翼先馳遼左軍左軍却左翼出其陣後遼右軍皆力戰婁室銀木可衝其口堅凡九陷陣皆力戰而出宗翰請以中軍助之上使宗幹往為疑兵宗雄已得利擊遼右軍遼兵遂敗乘勝追躡至其營會日已暮圍之黎明遼軍潰圍出逐北至阿婁岡遼步卒盡殪得一耕具數千以給諸軍是役也遼人本欲屯田且戰且守故併一六耕具獲之

元太祖絕金約元史

太祖五年庚午春金謀來伐築烏沙堡帝命遼別襲殺其衆次畧地而東初帝貢歲幣于金金主使衛王允濟受貢於靜州帝見允濟不為禮允濟歸欲請兵攻之會金主璟殂允濟嗣位有詔至國傳言當拜受帝問金使曰新君為誰金使曰衛王也帝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為之耶何以拜為即乘馬北去金使還言允濟益怒欲俟帝再入貢就進場害之帝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為備

### 雄斷

英雄剛斷者

晉襄公墨衰敗秦師史記

秦穆公三十三年春秦兵襲鄭遂東更晉地過周北門周王孫滿曰秦師無禮不敗何待兵至滑鄭販膏賈人弦高持十二牛



將賣之周見秦兵恐死虜因獻其牛曰聞大國將誅鄭鄭君謹  
修守禦備使臣以牛十二勞軍士秦三將軍相謂曰將襲鄭鄭  
今已覺之往無及已滅滑滑晉之邊邑也當是時晉文公喪尚  
未葬太子襄公怒曰秦侮我孤因喪破我滑遂墨衰經發兵遮  
秦於殽擊之大破秦軍無一人得脫者虜秦三將以歸

靈王胡服習射史記

趙武靈王十九年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  
文趙造周紹趙俊皆諫止王母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  
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處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  
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  
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  
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

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鄭魯無奇行也俗  
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  
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  
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  
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  
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

漢明帝斷改定禮制後漢

漢明帝問改定禮制之宜班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  
集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  
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六章一盡久足矣

北齊道武料勝北史

魏道武皇始二年九月賀麟飢窮率三萬餘人寇新市甲子晦



帝進軍討之太史令晁崇奏曰不吉帝曰何也對曰紂以甲子亡兵家忌之帝曰周武不以甲子勝乎崇無以對

唐太宗止築障塞 唐書

唐太宗時頡利擁兵窺邊或請築古長城發民乘塞帝曰突厥盛夏而霜五日並出三月連明赤氣滿野彼見災而不務德不畏天也遷徙無常畜多死不用地也俗死則焚今葬皆起墓背父祖命慢鬼神也與突利不睦內相攻殘不和於親也有是四者將亡矣當為公等取之安在築障塞乎

唐憲宗不罷裴度 唐書

唐憲宗時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以伏盜京師利用事大臣已害宰相武元衡又擊裴度刃三進以韓勣背裂中單又傷首度冒德得不死哄道守駭伏獨歸王義士大呼賊斷義手度墜

溝賊意已死因亡去議者欲罷度安三砮及側憲宗怒曰度得天也若罷之是賊計適行吾倚度足破三賊矣

宋太祖折徐鉉無對 五代史

宋太祖之出師南征也南唐主李煜遣其臣徐鉉朝于京師鉉居江南以名臣自負其來也欲以口舌說存其國其日夜計謀思慮言語應對之際詳矣及其將見也大臣亦先入請言鉉博學有材辯宜有以待之太祖笑曰第七非爾所知也明日鉉朝于庭仰而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太祖徐召之升使畢其說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古也過失奈何見伐其說累數百言太祖曰你謂父子者為兩家乎乎鉉無以對而退

懷遠

懷遠人者



文帝致南越修貢史記

漢文帝元年遣陸賈至南越讓佗自立為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王甚恐為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土八臣佗前日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遙聞高后盡誅佗宗族掘燒先人冢以故自棄犯長沙邊境且南方卑溼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衆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老臣之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為藩臣士奉貢職於是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立中賢天子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纛陸賈還報孝文帝大說

魏道武保境北史

魏道武稱帝時初經營中原未暇及於四表既而西戎之貢不至有司奏依漢氏故事請通西域可以振威德於荒外又可致奇貨於天府帝曰漢氏不保境安人乃遠關西域使海內虛耗何利之有今若通之前弊復加百姓矣遂不從歷至太延中魏德益以遠聞西域

明宗招來党項五代史

唐明宗時党項部落有大姓之強者各自來朝貢明宗時詔沿邊置場市馬諸夷皆入市中國而回鶻党項馬最多明宗招懷遠人馬來無驚壯皆售而所酬常過直往來館給道路倍費其每至京師明宗為御殿見之勞以酒食既醉連袂歌呼道其土風以為樂去又厚以賜資歲耗百萬計唐大臣皆患之數以為言乃詔吏就邊場售馬給直止其來朝而党項利其所得來不可止



# 受降

受納降服之人者

楚子受許降左傳

魯僖公六年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街壁大夫衰經士與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楚莊王釋鄭伯左傳

魯宣公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禪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

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改易者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取望也敢不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旭入盟子良出質

沛公受秦王符璽前漢

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枳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

隋文帝受陳後主降南史

隋晉王廣帥師伐陳入據臺城送陳後主叔寶于東宮三月己巳後主與王公百司同發自建鄴之長安隋文帝權分京城人



宅以俟內外脩整遣使迎勞之陳人謳詠忘其亡馬使還奏言  
自後主以下大小在路五百里纍纍不絕文帝嗟歎曰一至於  
此及至京師列陳之輿服器物於庭引後主於前及前後二太  
子諸父諸弟衆子之爲王者凡二十八人司空司馬消難尚書  
令江總僕射袁憲驃騎蕭摩訶護軍樊毅中領軍魯廣達鎮軍  
將軍任忠吏部尚書姚察侍中中書令蔡徵左衛將軍樊猛自  
尚書郎以上二百餘人文帝使納言宣詔勞之次使內史令宣  
詔讓後主後主伏地屏息不能對乃見宥文帝詔陳武文宣三  
帝陵總給五戶分守之

梁太祖受康懷英降 五代史

梁太祖時康懷英事朱瑾爲牙將梁兵攻瑾瑾出略食豐沛間  
留懷英守城懷英即以城降梁瑾遂奔于吳太祖得懷英大喜

後從氏叔琮攻趙匡凝下鄆州梁兵攻李茂貞于岐以懷英爲  
先鋒至武功擊殺岐兵萬餘人太祖喜曰邑名武功真武功也  
以名馬賜之

唐僖宗受朱温降 五代史

唐僖宗時黃巢反以朱温爲行營先鋒使數爲河中王重榮所  
敗屢請益兵於黃巢巢中尉孟楷抑而不通温客謝瞳說温曰  
黃家起於草莽幸唐衰亂直投其隙而取之爾非有功德興王  
之業也此豈足與共成事哉今天子在蜀諸鎮之兵日集以謀  
興復是唐德未厭於人也且將軍力戰于外而庸人制之於內  
此章邯所以背秦而歸楚也温以爲然乃殺其監軍嚴實自歸  
于河中因王重榮以降都統王鐸承制拜温左金吾衛大將軍  
河中行營招討副使天子賜温名全忠



元世祖封宋主為瀛國公元史

世祖至元十三年五月乙未朔伯顏以宋主焜至上都制授焜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大司徒封瀛國公以平宋遣官告天地祖宗於上都之近郊遣使代祀嶽瀆宋平凡得府三十七州百二十八關監二縣七百三十三帝勞伯顏伯顏再拜謝曰奉陛下成筭阿术効力臣何功之有

## 明察

能察人善惡者

楚共王察筦蘇之賢 新序

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常忠我以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也筦蘇對之申侯伯與處常縱恣吾吾所樂者勸吾為之吾所好者筦

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功不細也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拜筦蘇為上卿而逐申侯伯出之境

晉景公不聽卻克報已怨史記

晉景公八年使卻克於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卻克僂而魯使蹇衛使眖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卻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至國請君欲代齊景公問知其故曰子之怨安足以煩國弗聽

齊威王察即墨大夫之賢史記

齊威王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



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人視阿田野不開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

漢光武不疑馮異後漢

光武建武二年馮異字公孫封陽夏侯三年拜征西大將軍破赤眉威行關中異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關東建頭親帷幄帝不許後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斬長安令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帝使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自陳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孫亮辨蜜中鼠矢吳書

吳主孫亮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亮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邪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侍中刁玄張邠啓黃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盡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矢裏燥亮大笑謂玄邠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俱當濕今外濕裏燥必是黃門所為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竦

孫亮察錫中鼠矢吳書

吳主孫亮字子明孫權少子也使黃門以銀椀并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錫黃門先恨藏吏以鼠矢投錫中啓言藏吏不謹亮呼吏持錫器入問曰此器既蓋之且有掩覆無緣有此黃門將有恨於汝邪藏吏叩頭曰嘗從某求宮中莞席宮席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也覆問黃門其首伏即於目前加髡鞭



斥付外署

孫休察張布之奸吳書

吳主孫休字子烈孫權第六子也。以丞相濮陽興及左將軍張布有舊，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與關、張國休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又好射雉。春夏之間，常晨出夜還。唯此時舍書，休欲與博士祭酒韋曜、博士盛冲講論道藝。曜冲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陰，失令已不得專。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荅曰：「孤之涉學，群書略徧所見不少也。其明君闇主，姦臣賊子，古今賢愚成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與論講書耳，不為從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等恐道臣下姦變之事，以此不欲令入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曜等。然後乃解也。此都無所損君意，特有所忌，故耳。布得詔叩頭謝。」

唐太宗明師立不叛唐書

劉師立始事王世克，為親將入唐，遷左驍衛將軍。或告師立姓在符讖，欲反者。太宗召謂曰：「人言卿反，果乎？」師立對曰：「臣為隋官，不過六品材，驚下不敢。希富貴，今遭非常之會，位將軍，顧已極矣。何敢反？」帝笑曰：「朕知妄耳。」賜帛召入卧内，慰勉待之如初。

金世宗察夏主逼於權臣金史

金世宗時，夏國王李仁孝嗣位。其臣屢作亂，任得致抗禦有功，遂相夏國二十餘年。陰蓄異志，欲圖夏國，誣殺宗親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大定十年，乃分西南路及靈州、羅龐嶺地與



得敬自為國且上表為得敬求封金帝以問宰相尚書令李石等曰事繫彼國我何預焉不如因而許之上曰有國之主豈肯無故分國與人此必權臣逼奪非夏王本意况夏國稱藩歲久一旦迫於賊臣朕為四海主寧容此邪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乃却其貢物賜仁孝詔曰自我國家戡定中原懷柔西土始則畫疆於乃父繼而錫命於爾躬恩厚一方年垂三紀藩臣之禮既務踐修先業所傳亦當固守今茲請命事頗靡常未知措意之由來續當遣使以詢爾所有貢物已令發回得敬密通宋人求助宋以蠟丸書答得敬夏人得之得敬始因求醫附表進禮物欲

以嘗誠世宗不可行而求封只不可得仁孝乃謀誅之八月晦仁孝誅得敬及其黨與上表謝

太祖詰王仁贍 宋史

太祖素知王仁贍名請於世宗以隸帳下乾德二年加左衛大將軍與師討蜀命仁贍為鳳州路行營前軍都監蜀平坐沒入生口財貨殺降兵致蜀土擾亂責歸右衛大將軍初劍南之役大將王全斌等貪財軍政廢弛盜充斥太祖知之每使蜀來者令陳全斌等所入賄賂子女及發官庫分取珠金等事盡得其狀及全斌等歸帝詰仁贍仁贍所詆諸將過失欲自解帝曰納李廷珪妓女開豐德庫取金寶豈人斌輩邪仁贍不能對廷珪故蜀將也帝怒令送中書鞫全斌等罪仁贍以新立功第行降黜而已



元英宗識忠元史

英宗時鐵木迭兒以趙世延嘗劾其姦誣以不敬下獄請殺之并究省臺諸臣不允英宗幸涼亭從容謂流侍曰頃鐵木迭兒必欲寘趙世延于死地朕素聞其忠良故每表不納左右咸稱萬歲

元英宗斥姦元史

元英宗時司農卿完者不花言先帝以土田頒賜諸臣者宜悉歸之官帝問曰所賜為誰對曰左丞相阿散所得為多英宗曰予常諭卿等當以公心輔弼卿於先朝嘗請海船之稅以阿散奏而止今卿所言乃復私憾耳非公議也嘗聞輔弼之道耶遂出完者不花為湖南宣慰使

明法

明用法度者

晉成帝不宥任讓 晉書

成帝時蘇峻反使任讓將兵入收劉超鍾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不奉詔而害之及峻平讓與陶侃有舊侃欲特不誅之乃請於帝帝曰是殺我侍中右衛者不可宥遂誅讓

周武帝數敬顯三罪 北史

周武帝建德六年春正月乙亥齊後主傳位於其太子恒改年曰承光自號太上皇壬辰武帝至鄴都癸巳帥諸軍圍之齊人拒守諸軍奮擊大破之遂平齊齊主先送其母及妻子於青州及城陷帥數十騎走青州遣大將軍尉勤追之是戰也於陣獲其齊昌王莫多婁敬顯武帝歎之曰汝有死罪三前從并州走



鄴棄毋攜妻妾是不孝外為偽主勳力內害通啓於朕是不忠  
送款之後猶持兩端是不信如此用懷不死何待遂斬之

唐太宗賜幼良死 唐書

長樂郡王幼良資暴急高祖數曉勸不悛有盜其馬者輒殺之  
帝曰盜信有罪王而專殺可乎詔禮部尚書李綱召宗室杖之  
百乃釋出為涼州都督嘯不逞為左右市甲苦之或告王陰養  
士交境外太宗詔中書令宇文士及往代之并按狀士及繩之  
急帝復遣侍御史孫伏伽鞠視無異辭遂賜死

唐太宗不私舊臣 萬年龜鏡

唐太宗時龐相壽為濮州刺史坐貪污解一自陳嘗在秦王幕  
府上忤之欲斥還舊任魏徵諫曰秦府左心中外甚多恐人人  
皆恃恩私使為善者懼上欣然納之謂相曰曰我昔為秦王乃

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主不得獨私故人大臣所執如  
朕何敢違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去

玄宗矜讓貶利貞 唐書

唐玄宗周利貞朝集京師與魏州長史敬讓皆奏事讓暉之子  
也以父冤越次而奏曰周利貞希姦臣意枉殺先臣暉惟陛下  
正罰以謝天下左臺侍御史翟章劾讓不待監引請行法帝曰  
訴父之枉不可不矜也朝廷之儀不可不肅也奪讓俸三月復  
貶利貞邕州長史未幾賜死

金海陵責相杖僧 金史

廢帝海陵貞元三年三月壬子以左丞相張浩平章政事張暉  
每見僧法寶必坐其下失大臣體各杖二十僧法寶妄自尊大  
杖二百



金世宗疑獄雪冤 金史

金世宗時移刺道遷翰林直學士宋人請和罷兵道往山東閱實軍器振贍戍兵妻子再除同知大興尹親軍百人長完顏阿思鉢非禁直日帶刀入宮其夜入左藏庫殺都監郭良臣盜取金珠點檢司執其疑似者八人掠笞三人死五人者自誣其賊不可得上疑之命道參問道持久其獄既而阿思鉢鬻金事覺伏誅世宗曰筮楚之下何求不得奈何點檢司不以情求之乎賜掠死者錢人二百貫周其家不死者人五十貫

金世宗論刑如法 金史

金世宗有尚書省奏鄧州民范三歐殺人當死而親老無侍世宗曰在醜不爭謂之孝孝然後能養斯人以一朝之忿忘其身而有事親之心乎可論如法其親官與養濟人

金哀宗斬族子 金史

金哀宗諱守緒初諱守禮又諱寧甲速宣宗第三子內族王家奴故殺鮮于主簿權貴多救之者上曰英王朕兄敢妄撻一人乎朕爲人主敢以無罪害一人乎國家衰弱之際生靈有幾何而族子恃勢殺一主簿吾民無主矣特命斬之

元世祖詔論如法 元史

元世祖時真定民郝興讎殺馬忠忠子榮受與銀令興代其軍役中書省以榮納賄忘讎無入子之道杖之沒其銀事聞詔論如法有司失出之罪俾中書省議之

元成宗捕僧雜治 元史

成宗大德七年夏四月辛亥奉使宣撫耶律希遠劉廣言平陽僧察力威犯法非一有司憚其豪強不敢詰問問臣等至潛逃



京師中書省臣言宜捕送其所令省臺宣政院也官雜治從之

元英宗示公 元史

元英宗時乞失監坐鬻官刑部以法當杖太后命笞之英宗曰不可法者天下之公徇私而輕重之非示天下以公也卒正其罪

### 立法

制立法度者

始皇命除謚法改正朔 史記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  
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  
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千萬世傳之  
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

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  
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與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

沛公約法三章 史記

沛公既入關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  
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  
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  
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  
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食粟多非乏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  
沛公不為秦王

唐太宗立租庸調法 事文類聚

唐太宗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升謂之租丁隨鄉所出  
歲輸租絹一疋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升非蚕鄉



則輸銀十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  
為縮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  
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水旱霜蝗耗十四者免其租桑麻  
盡者免其調田耗十之六者免租調耗七者諸役皆免

元世祖置登聞鼓 元史

世祖至元十二年夏四月甲寅諭中書省議立登聞鼓如為人  
殺其父母兄弟夫婦冤無所訴聽其來擊其或以細事唐突者  
論如法

## 恤刑

憐恤犯罪者

穆王命祭公祥刑 史記

高穆王謂祭公曰吁來有國有土告汝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

擇非其人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與兩造具備師聽五辭  
辭簡信正於五刑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五  
過之疵官獄內獄閱實其罪惟鈞其過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  
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梁太子寬刑 南史

梁武帝昭明太子蕭統年十二於內省見獄官將讞事問左右  
曰是卑衣何為者曰廷尉官屬召視其書曰是皆可念我得判  
否有司以統幼給之曰得其獄皆刑罪上統皆署杖五十有司  
抱其獄不知所為具言於武帝帝笑而從之自是數使聽訟每  
有欲寬縱者即使太子決之

唐太宗禁鞭背 萬年龜鏡

唐太宗即位二年帝常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五臟皆近臂針灸



失所則其害致死歎曰夫箠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犯至輕之刑而或致死遂詔罪人無得鞭臂

金熙宗從寬恕 金史

熙宗天眷三年復取河南地乃詔其民約所用刑法皆從律文罷獄卒酷毒刑具以從寬恕

宋太祖恤刑 宋史

太祖晚好讀書嘗讀二典歎曰堯舜之罪四凶正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乎謂宰相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若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覆視之遂著為令

宋太宗恤囚 宋史

宋太宗雍熙四年四月詔諸州郡署月五日一條圍治飲

病者令醫治小罪即決之

理宗禁殺無辜 宋史

理宗淳祐四年春正月壬寅朔詔邊將毋擅興暴掠虛殺無辜以慰中原遺黎之望帝製訓廉謹刑二銘戒飭中外

元世祖減死囚罪 元史

元世祖時札魯忽赤合剌合孫等言去歲審囚官所錄囚數南京濟南兩路應死者已一百九十人若總校諸路為數必多宜留札魯忽赤數人分道行刑世祖曰囚非群羊豈可遽殺耶宜悉配隸淘金江淮省平章沙不丁以倉庫官盜欺錢糧請依宋法黥而斷其腕世祖曰此回回法也不允

元世祖諭詳刑法 元史

憲宗令斷事官牙魯瓦赤與不只兒等總天下財賦子燕視事



一日殺二十八人其一人盜馬者杖而釋之矣偶有獻環刀者遂追還所杖者手試刀斬之世祖責之曰凡死罪必詳讞而後行刑今一日殺二十八人必多非辜既杖復斬此何刑也不只兒錯愕不能對中書省臣言比奉旨凡為盜者毋釋今竊鈔數貫及佩刀微物與童幼竊物者悉令配役臣等議一犯者杖釋再犯依法配役為宜世祖曰朕以漢人徇私用秦和律處事致盜賊滋眾故有是言人命至重今後非詳讞者勿輒殺人

元世祖諭重刑覆奏

元史

元世祖諭史天澤朕或乘怒欲有所誅殺卿等宜邊留一二日覆奏行之

元世祖命凡大辟待報

元史

世祖至元二十年五月丙子詔諭諸王相吾答兒先是雲南重

囚令便宜處決恐濫及無辜自今凡大辟罪仍須待報

元世祖禁没人口為奴

元史

世祖至元二十年十一月戊寅禁雲南權勢多取債息仍禁没人口為奴及黥其面者

## 正罪

明正其罪者

魏孝文廢太子為庶人

北史

魏廢太子恂孝文帝之子也恂不好書學體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熱意每追樂北方中庶子高道悅數苦言致諫恂甚銜之孝文幸崧岳恂留守金墉謀欲召牧馬輕騎奔代手乃道悅於禁中領軍元徽勒門防遏夜得寧靜帝聞之駭惋外寢其事仍至汴口而還引恂數罪親杖恂引見群臣於清徽堂議廢之穆亮



李冲稽首而謝帝曰古人有言大義滅親此小兒今日不滅乃是國家之大禍朕待我無後恐有永嘉之亂乃廢為庶人

太宗削道宗封戶

唐書

太宗貞觀中江夏郡王道宗坐貪贓帝聞怒曰朕提四海之富士馬若林如使轍跡環天下游觀不度采絕域之玩海表之珍顧不得邪特以勞民自樂不為也人心無藝當以誼制之今道宗已王稟賜多而貪不止顧不鄙哉乃免官削封戶以王就第

玄宗誅韋后

唐書

景龍四年帝已弒中宗矯詔稱制玄宗乃與薛崇簡等定策討亂或請先啓相王玄宗曰請而從是王與危事不從則吾計失矣乃夜率劉幽求等入苑中葛福順李仙鳧以押萬騎兵攻玄武門斬左羽林將軍韋播中郎將高嵩以徇左萬騎由左入

右萬騎由右入玄宗率總監羽林兵會兩儀殿梓宮宿衛起應之遂誅韋氏黎明馳謁相王謝不先啓相王泣曰賴汝以免不然吾且及難

周世宗斬逃遁之將

萬年龜鏡

後周世宗擊北漢劉崇何徽樊愛能引騎兵先遁帝欲斬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晝卧行宮帳中張永德侍側帝以其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用之帝擲枕于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上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走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帝以何徽先在晉州有功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廢遂併誅之而給轎車歸葬自是驕將



賫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初宿衛之士累求姑息不御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則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帝因高平之弊乃謂侍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不能養甲士一奈何以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大棟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由是士卒精強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之力也

金世宗詔海陵過惡 金史

金世宗正隆六年即位于遼陽改元大定大赦數海陵王過惡弑皇太后徒單氏殺太宗及宗翰宗弼子孫及宗本諸王毀上京宮室殺遼豫王宋天水郡王郡公子孫等數十事

金世宗宥主罪奴 金史

世宗大定十五年十一月乙卯上幸東宮初唐古部族節度使移刺毛得之子殺其妻而逃上命捕之至是皇姑梁國公主請赦之上謂宰臣曰公主婦人不識典法罪尚可恕毛得請託至此豈可貸宥不許

### 興復

國運中絕能復興者

夏少康復禹之績 萬年龜鏡

夏少康夏后相之子也父以失國長而邑諸綸<sub>也</sub>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盤庚脩復成湯之政 史記

殷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



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

周公舉蔡仲復封爵 史記

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胡能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為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為蔡仲

漢光武中興 後漢

更始三年夏四月蕭王從蕭還過范陽命收葬吏士至中山諸將復上奏曰漢遭王莽宗廟廢絕豪傑憤怒兆人塗炭王與伯卜首舉義兵更始因其資以據帝位而不能奉承大統敗亂綱

紀盜賊日多羣生危蹙大王初征昆陽王莽自潰後拔邯鄲北州弭定參分天下而有其二跨州據土帶甲百萬言武力則莫之敢抗論文德則無所與辭臣聞帝王不可以久曠天命不可以謙拒惟大王以社稷為計萬姓為心王又不聽行到南平棘諸將復固請之王曰寇賊未平四面受敵何遽欲正號位乎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其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業即定天人亦應而大王留時逆眾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為久自苦也大眾一散難可復合時不可留眾不可逆純言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羣臣復奏曰識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羣下僉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夏六月己未即皇



帝位於是建元為建武大赦天下改鄘為高邑

## 復國

復還本國者

惠公歸衛 左傳

魯莊公六年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枝百世

公子重耳歸晉國語

魯僖公二十四年秦穆公納公子重耳于晉及河子犯授公子載璧曰臣從君還軫巡於天下憇其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其死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水

璧以質董因迎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產也實沈之墟晉人所居所以興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君之行也歲在大火闕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少封瞽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晉國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為天地配享小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參入皆晉祥也而天之大紀也濟且秉成必伯諸侯子孫賴之晉無懼矣公子濟河召令狐曰衰桑泉皆降晉人懼懷公奔高梁呂錫冀芮師師甲午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繫如師師退次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入于晉師甲辰秦伯還丙午入于曲沃丁未入于絳即位于武宮

呂芮賂秦納夷吾 史記



晉獻公二十六年里克等已殺奚齊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於  
翟欲立之重耳謝曰負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脩人子之禮侍  
喪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還報里克使迎夷吾於梁夷  
吾欲往呂省卻芮曰內猶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難信計非之  
秦輔疆國之威以入恐危乃使卻芮厚賂秦約曰即得入請以  
晉河西之地與秦乃遺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  
邑秦繆公乃發兵送夷吾於晉齊桓公聞晉內亂亦率諸侯如  
晉秦兵與夷吾亦至晉齊乃使隰朋會秦俱入夷吾立為晉君  
是為惠公

秦繆公以兵送重耳歸晉史記

晉惠公十四年惠公卒太子圉亡歸立為懷公秦怨之乃求公  
子重耳欲內之子圉之立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  
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孤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  
弗肯召懷公怒囚孤突突曰臣子事重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  
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懷公卒殺孤突秦繆公乃發兵送內重  
耳使人告欒卻之黨為內應殺懷公於高梁入重耳重耳立是  
為文公

勾踐歸越 吳越

吳囚越王於石室令其斫養馬婁給水除糞灑掃吳王有疾  
越王用范蠡計而問疾求其糞而嘗之於是遂赦越王歸國送  
於蛇門之外羣臣祖道吳王曰寡人赦君使其返國必念終始  
王其勉之越王稽首曰今大王哀臣孤窮使得生全還國與種  
蠡之徒願死於轂下上天蒼蒼臣不敢負吳王曰於乎吾聞君  
子一言不再今已行矣王勉之越王再拜跪伏吳王乃引越王



登車范蠡執御遂去至三津之上仰天歎曰嗟乎孤之屯厄誰  
念復生渡此津也謂范蠡曰今三月甲辰時加日孤蒙上天  
之命還歸故鄉得無後患乎范蠡曰大王勿疑直道行越將  
有福吳當有憂至浙江之上望見大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王  
與夫人歎曰吾已絕望永辭萬民豈料再還重復鄉國言竟掩  
面涕泣闌干此時萬姓咸歎羣臣畢賀

## 顧托

以國重事託付大臣者

漢武帝托霍光輔昭帝

前漢

漢武帝時霍光為奉車都尉時上年老寵懼鉤戈趙婕妤有男  
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可屬社稷上迺使黃門  
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上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

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  
首辭讓拜卧内牀下受遺詔輔少王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  
是為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

明帝托司馬懿輔齊王

魏書

魏明帝既從劉放計召司馬宣王自力為詔既封顧呼宮中常  
所給使者曰辟邪來汝持我此詔授太尉也辟邪馳去先是燕  
王為帝畫計以為關中事重宜便道遣宣王從河內西還事已  
施行宣王得前詔須復得後手筆疑京師有變乃馳到入見帝  
勞問訖乃詔齊秦二王以示宣王別指齊王謂宣王曰此是也  
君諦視之勿誤也又教齊王令前抱宣王頸時太子芳年八歲  
秦王九歲在于御側帝執宣王手目太子曰死乃復可忍朕忍  
死待君君其與爽輔此宣王曰陛下不見先帝屬臣以陛下乎



蜀先主托諸葛亮輔太子 蜀書

蜀漢昭烈不豫於永安病篤召丞相諸葛亮於成都屬以後事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勅後王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吳主托諸葛恪後事 吳書

孫權寢疾議所付託時朝臣咸皆注意於恪而孫峻表恪器任輔政可付大事權嫌恪剛狠自用峻以當今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乃徵恪後引恪等見卧内受詔牀下權詔曰吾疾困矣恐不復相見諸事一以相委恪歔流涕曰臣等皆受厚恩當以死奉詔願陛下安精神損思慮無以外事為念權詔有司諸事一統於恪惟殺生大事然後以聞為治第館設陪衛羣官百司

拜揖之儀各有品序諸法令有不便者條列以聞權輒聽之中外翕然人懷歡欣

晉元帝托庾亮輔幼主 晉書

晉元帝時庾亮為中書監及帝疾篤不欲見人羣臣無得進者撫軍將軍南頓王宗右衛將軍虞胤等素被親愛與西陽王彧將有異謀亮直入卧内見帝流涕不自勝既而正色陳彧與宗等謀廢大臣規共輔政社稷安否將在今日辭旨切至帝深感悟引亮升御座亮曰司徒王導受遺詔輔幼主

晉文以次子託武帝 晉書

齊獻王攸文帝次子也特為文帝所寵愛每見攸輒撫牀呼其小字曰此襍符座也幾為太子者數矣及帝寢疾慮攸不安為武帝叙漢淮南王魏陳思故事而泣臨崩執攸手以授帝



前涼主苻丕宋繇輔世子 晉書

前涼主張玄盛寢疾顧命宋繇曰吾少離荼毒百艱備嘗於喪亂之際遂為此方所推才弱智淺不能一同河右今氣力憊然當不復起矣死者大理吾不悲之所恨志不申耳居元首之位者宜深誠危殆之機吾恐之後世子猶卿子也善相輔導述吾平生勿令居人之上專驕自任軍國之宜委之於卿無使籌畧乖衷失成敗之要十三年薨時年六十七國人上謚曰武昭王

宋明帝召彥回托後 南史

宋明帝時褚彥回為吳郡太守帝寢疾危殆馳使召之欲託後事及至召入帝坐帳中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欲使著黃羅襪指膝頭大函曰文書皆函內實此函不得復開彥回亦悲不自勝黃羅襪乳母即也帝雖小間猶懷身後慮建安王休仁人

令美物情宗向帝與彥回謀誅之彥回以為不可帝怒曰癡不足與議事彥回懼而奉旨

齊神武咨委孝先 北史

齊神武高歡不豫謂大司馬斛律金司徒韓軌左衛將軍劉豐等曰吾每謂段孝先論兵殊有英略若比來用其謀可無今日之勞矣吾患危篤欲委孝先以鄴下事若何金等咸曰知臣莫若君實無出孝先者仍令孝先從文襄鎮鄴召文襄赴軍顧命文襄以孝先為托令軍旅大事竝與籌之

唐太祖托克寧輔莊宗 五代史

唐太祖李克用病召莊宗侍側屬張承業與克寧曰以亞子累公等太祖崩莊宗告於克寧曰兒年孤稚未通庶政雖有先王之命恐不足以當大事叔父勲德俱高先王嘗任政矣敢以軍



府煩季父以待兒之有立克寧曰吾兄之命以兒屬我誰敢易之因下而北面再拜稱賀恭宗乃即晉王位

金世宗托克寧輔太子金史

世宗不豫左丞相徒單克寧率宰執入問起居上曰朕疾殆矣謂克寧曰皇太孫年雖弱冠生而明達卿等竭力輔之又曰尚書省政務權聽於皇太孫克寧奏曰陛下幸上京時宣孝太子守國許除六品以下官今可權行也上曰五品以下亦何不可詔皇太孫攝行政事流授五品以下官詔太孫與諸王大臣俱宿禁中克寧奏曰皇太孫與諸王宜別嫌嚴正名分宿止同慶禮有未安詔太孫居慶和殿東廡詔克寧以太尉兼尚書令封延安郡王平章政事完 襄為右丞相右丞張汝霖為平章政事克寧襄汝霖宿於內殿二十九年正月癸巳世宗崩于福安

是日克寧等宣遺詔立皇太孫為皇帝是為章宗

太宗命高品贊德恭 宋史

太宗雍熙元年詔以趙德恭為左武衛大將軍封安定郡侯判濟州德隆為右武衛大將軍封長寧郡侯判沂州諸弟皆隨赴治所令高品衛紹欽送至州常奉外歲給錢三百萬命起居舍人韓檢右補闕劉蒙叟分任二州通判上臨遣之曰德恭等始歷郡善裨贊之苟有關失而不力正止罪爾等端拱元年進封德恭安定郡公

宋高宗命孝宗即位 宋史

高宗元懿太子薨未有後而孝宗已生昭慈聖獻皇后亦自江西還行在后嘗感異夢為高宗言之高宗大寤會右僕射范宗尹亦造膝以請高宗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禮時多艱零落可



憫朕若不法仁宗為天下計可以慰在天之靈紹興二年五月選帝首于禁中  
帝讀書彊記天資特異巳亥制授保慶軍節度使封建國公三十二年  
五月甲子立為皇太子改名昶初高宗久有禪位之意嘗以諭  
帝帝流涕固辭會有邊事不果甲戌御筆賜字元永乙亥內  
降御札皇太子可即皇帝位丙子遣中使召帝入禁中面諭之  
帝又推遜不受即趨側殿門欲還東宮高宗勉諭再三乃止  
於是高宗出御紫宸殿輔臣奏事畢高宗還宮百官移班殿  
門外拜詔畢復入班殿庭頃之內侍掖帝至御榻前側立不坐  
內侍扶掖至七八乃略就坐宰相率百僚稱賀帝遽興  
輔臣升殿固請帝愀然曰君父之命出於獨斷然此大位懼不克當班退  
太上皇帝即駕之德壽宮帝服袍履步出祥曦殿門冒雨掖輦以行及  
宮門止上皇麾謝再二且令左右扶掖以還顛曰吾付託得人吾無憾矣

## 賑恤

以粟救饑恤民者

秦穆公餼晉粟 左傳

僖公十五年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  
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  
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馬

秦穆公予晉糴國語

晉饑乞糴於秦平豹曰晉君無禮於君衆莫不知往年有難今  
又荐饑已失人又失天其有殃也多矣君其伐之勿予糴公曰  
寡人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天殃流行國家代有補之薦饑道也  
不可以廢道於天下謂公孫枝曰予之乎公孫枝曰君有施於  
晉君晉君無施於其衆今旱而聽於君其天道也君若不予而



天子之苟衆不說其君之不報也則有辭矣不若予之以說其衆衆說必咎於其君其不聽然後誅焉雖欲禦我誰與是故即曰泛舟於河歸糴於晉

衛君雪寒賑貧事文類聚

昔衛君重喪累茵而坐見路有負薪而哭之者問曰何故也對曰雪下衣簿是以哭之於是衛君惧見於顏色曰爲君而不知民孰以我爲君於是開府金出倉粟以賑貧窮

漢獻帝作糜賑饑後漢

漢獻帝時李傕郭汜爲亂長安中盜賊不禁白日虜掠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臭穢滿路獻帝使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飢人作糜經日而死者愈多帝疑賦郵有虛乃親於御前自加臨檢既知不實使侍中蜀芝出臺有司

於此尚書令以下皆詰省閣謝奏收供汶考實詔曰未思致此于理可杖五十自是後多得金濟

漢獻帝親給饑民晉書

漢獻帝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盈積道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饑民作糜經日頒布而死者愈多帝始疑有司盜其糧廩乃親於御前自加臨給饑者人皆泣曰今始得耳

文帝遣使賑貸貧民魏書

魏文帝六年春二月遣使者循行許昌以東盡沛郡問民所疾苦貧者賑貸之

梁太子賑賜衣帛南史

梁武帝太子蕭統普通中大軍北侵都下米貴因命菲衣減膳



每霖雨積雪遺腹心左右周行閭巷視貧困家及有流離道路以米密加賑賜人十石又出主衣絹帛年常多作襦袴各三千領冬月以施寒者不令人知若死亡無可歛則為備棺而給之

金世宗賑貸饑民 全史

世宗大定二十一年三月帝初聞薊平灤等州民乏食命有司發粟糶之貧不能糶者貸之有司以貸貧民恐不能償止貸有戶籍者上至長春宮聞之更遣人閱實賑貸以監察御史石抹元禮鄭達卿不糾舉各笞四十前所遣官皆論罪

宋哲宗六雪賑民 宋史

哲宗元祐二年大雪甚民凍多死詔加賑恤死無親屬者官瘞之

宋哲宗一粟紓民 宋史

哲宗元祐三年雪寒發京西穀五十餘萬石損其直以紓民

宋哲宗給繫囚薪炭 宋史

哲宗紹聖四年令諸獄置氣樓京窓設漿飲薦席粗械五日一浣繫囚以時沐浴遇寒給薪炭

高宗賑囚決獄 宋史

高宗紹興三十一年春正月甲戌朔以日食不受朝丁丑雷丁亥免湖州增丁所輸絹夜風雨雪交作辛卯詔江浙官民戶均輸和市緇帛丙申大雨雪給三衛士行不負民錢及薪炭命常平賑給輔郡細民諸路監司決獄

宋孝宗命茂良卹民 宋史

龔茂良宋孝宗時歷拜參知政事淮南旱茂良奏取封樁米十萬委漕帥賑濟或謂救荒常平事今遽取封樁米母乃不可



茂良以爲淮南尺敵境民久未復業饑寒所逼萬一嘯聚患  
害立見寧能計此米乎他日上獎諭曰淮南旱荒民無饑色卿  
之力也

寧宗賑給貧民 宋史

寧宗慶元元年春正月丁巳朔蠲兩淮租稅壬寅黎州蠻寇邊  
官軍戰却之乙巳蠲台嚴湖三州貧民身丁折帛錢一年詔兩  
浙淮南江東路荒歉諸州收養遺棄小兒辛亥以久雨振給臨  
安貧民

寧宗賜貧民醫藥 宋史

寧宗慶元元年臨安大疫出內帑錢爲貧民醫藥棺斂費及賜  
諸軍疫死者家

宋寧宗因災賑民 宋史

寧宗嘉泰元年二月辛丑雨土三月丙寅雨雹戊辰復雨雹  
慶元寬恤詔令役法撮要己巳兩雹戊寅臨安大火四日乃滅  
夏四月辛巳詔有司賑恤被災居民死者給錢瘞之壬午下詔  
自責詔樞密院覈禁衛班直及諸軍營柵焚燬之數癸未避正  
殿減膳甲申命臨安府察姦民縱火者治以軍法內降錢十六  
萬緡米六萬五千餘石賑被災死亡之家辛卯詔以風俗侈靡  
災後官民營造務遵法制內出銷金鋪翠焚之通衢禁民無或  
服用

宋寧宗因旱賑民蠲賦 宋史

寧宗嘉泰元年十一月庚申蠲潭州民舊輸黃河鐵纜錢丙寅  
太白晝見十二月己卯太白經天庚寅復免臨安府民身丁錢  
三年辛丑雨土癸卯金遣紇石烈貞來賀明年正旦是歲浙西



江東兩淮利州路旱賑之仍蠲其賦

宋理宗寬恤 宋史

理宗寶慶二年三月癸酉以久雨詔大理寺三衙兩浙運司臨安府諸屬縣權酒所凡贓賞等錢罪已決者一切勿徵毋錮留妻子自是霖潦寒暑皆免

理宗命收養遺棄 宋史

理宗淳祐九年詔給官田五百畝命臨安府創慈幼局收養道路遺棄初生嬰兒仍置藥局療貧民疾病

元世祖刻石頌德 元史

世祖以撒吉思爲北京宣撫時山東歲屢歉請於朝而發粟賑濟又奏蠲其四租帝皆從之民刻石以頌德

元世祖詔恤饑 元史

唐仁祖字壽卿畏兀人世祖時除翰林學士承旨中奉大陽飢奉旨偕近侍速哥左丞忻都往賑忻都欲如戶籍口數大小給之仁祖曰不可昔籍之小口今已大矣可偕以大口給之忻都曰若要善名而陷我于惡邪仁祖笑曰吾二人善惡衆已的知豈至是而始要名哉我知爲國卹民而已何卹爾言卒以大口給之

元世祖詔免賦役 元史

世祖至元十年五月乙亥詔免民代輸簽軍戶絲銀及伐木夫戶賦稅負前朝官錢不能償者毋徵主守失陷官錢者杖而釋之陣亡軍及營繕工匠無丁產者量加廩給

元世祖給遠戍之家 元史

世祖至元十一年八月甲寅詔太原新僉軍遠戍兩川誠可憫



恤諭樞密院遣使分括廩粟給其家

元世祖撫治饑民元史

世祖至元十六年六月癸卯以臨兆鞏昌通安等十驛歲饑供役繁重有質賣子女以供役者命選官撫治之

元世祖詔贖饑民元史

世祖至元十八年八月壬辰以開元等路六驛饑命給幣帛萬二千匹其鬻妻子者官為贖之

元世祖發粟濟饑元史

世祖至元二十一年四月火兒忽等所部民戶告饑帝曰饑民不救儲糧何為發萬石賑之

元世祖輟上供米賑民元史

世祖至元二十五年夏四月癸酉尚書省臣言近以江淮饑命

州復大水民鬻妻女多食糶上曰糶二十萬石審其貧者賑之帝是其言

元世祖速賑流民元史

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尚書省臣言江陰寧國等路大水民流移者四十五萬八千四百七十八戶世祖曰此亦何待上聞當速賑之即敕江陰等路給粟以賑

元世祖免宋故主組稅元史

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十二月宣政院臣言宋金太后瀛國公母子以為僧尼有地三百六十頃乞如例免徵其租從之

元成宗賑河東之民元史

成宗大德七年八月辛卯夜地震平陽太原尤甚村堡移徙地



裂成渠人民壓死不可勝計遣使分道賑濟為鈔九萬六千五百餘錠仍免太原平陽今年差稅山場河泊聽民採捕

元成宗賑京西之民元史

成宗大德十一年夏四月乙酉大同路地震有聲如雷壞官民廬舍五十餘間壓死二千餘人懷仁縣地裂二所湧水盡黑漂出松柏朽木遣使以鈔四千錠米二萬五千餘石賑之是年租賦稅課徭役一切除免

元仁宗命明善賑恤元史

仁宗時元明善為翰林直學士奉旨出賑山東河南饑時彭城下邳諸州連數十驛民餓馬斃而官無文書賑貸明善以鈔萬二千錠分給之曰擅命獲罪所不辭也

元仁宗給米鈔賑民元史

仁宗延祐四年二月丙寅以諸王部值脫火赤之亂百姓貧乏給鈔十六萬六千錠米萬石賑之

元仁宗減河南租稅元史

仁宗延祐五年六月辛卯御史臺臣言昔張驢等經理江浙江西河南田糧虛增糧數流毒生民已嘗奏旨俟三年徵租今及其期若江浙江西當如例輸之其河南請視鄉例減半徵之制曰可

元文宗納言發粟賑饑元史

文宗天歷二年夏四月丙辰河南廉訪司言河南府路以兵旱民饑食人肉事覺者五十一人餓死者千九百五十人饑者二萬七千四百餘人乞弛山林川澤之禁聽民采食行入粟補官之令及括江淮僧道餘糧以賑從之江瀾行省言池州廣德寧



國太平建康鎮江常州湖州慶元諸路及江陰失州饑民六十餘萬戶當賑糧十四萬三千餘石從之

### 賦稅

田賦稅課之類

元太宗與楚材定賦 元史

元太宗時忽都虎以民籍至帝議裂州縣賜親王功臣耶律楚材曰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與之帝曰已許柰何楚材曰若朝廷置吏收其貢賦歲終頒之使毋擅科徵可也帝然其計遂定天下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給國用五戶出絲一斤以給諸王功臣湯沐之資地稅中田每畝二升又半上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每畝五升高稅三十分而一鹽賈銀一兩

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時工匠製造糜費官物十私八九楚材請皆考覈之以為定制

元世祖止覈稅課 元史

元世祖時京兆等路歲辦課額自一萬九千錠增至五萬四千錠阿合馬尚以為未實欲覈之帝曰阿合馬何知事遂止

元成宗諭勿刻民 元史

元成宗帝語中書省臣曰比有以歲課增羨希求爵賞者此非培刻於民何從而出自今除元額外勿以增羨作正數

元英宗遵舊制 元史

元英宗時宣徽院臣言世祖時晁吉刺歲輸尚食羊二千成宗時增為三千今請增五千英宗不許曰天下之民皆朕所有如有不足朕當濟之若加重賦百姓必致困窮國亦何益命遵世



祖舊制

# 賤貨

不好尚財貨者

哀帝以王嘉竹青詔獄前漢

哀帝時王嘉為丞相御史封還帝益董賢戶詔事上乃發怒召  
 嘉詣尚書責問以相等前坐在位不盡忠誠外附諸侯操持兩  
 心背人臣之義今所稱相等材美足以相計除罪君以道德位  
 在三公以總方略一統萬類分明善惡為職知相等罪惡陳列  
 著聞天下時輒以自効今又稱譽相等為朝廷惜之大臣舉  
 錯恣心自在迷國罔上近由君始將謂遠者何對狀嘉免冠謝  
 罪事下呼軍中朝首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央光祿  
 勳馬官光祿大夫龔勝劫嘉迷國罔上近由君始將謂遠者何對狀嘉  
 免冠謝罪事下呼軍中朝首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央光祿  
 勳馬官光祿大夫龔勝劫嘉迷國罔上近由君始將謂遠者何對狀嘉

嘉備宰相諸事並廢咎由嘉生嘉坐薦相等微薄以應迷國罔  
 上不道恐不可以示天下遂可光等奏光等請謁者召嘉詣廷  
 尉詔獄

唐太宗斥萬紀唐書

太宗時權萬紀為侍書御史即奏言宣饒部中可鑿山冶銀歲  
 取數百萬帝讓曰天子所乏嘉謀善政有益於下者公不推賢  
 進善乃以利規我欲方我漢桓靈邪斥使還第

玄宗焚錦繡珠玉唐書

唐玄宗開元二年七月乙未焚錦繡珠玉于前殿戊戌禁采珠  
 玉及為刻鏤器玩珠繩帖縉服者廢織錦坊

元世祖却大珠元史

元世祖至元三十年春回回孛可馬合謀沙等獻大珠邀價鈔



數萬錠帝曰珠何為當留是錢以賜貧者

元仁宗寶善元史

元仁宗諭左右曰回回以寶玉鬻於官朕思此物何足為寶唯善人乃可為寶善人用則百姓安茲國家所宜寶也

元仁宗寶賢元史

元仁宗時詹事院臣啓金州獻瑟瑟洞請遣使采之元仁宗曰所寶惟賢瑟瑟可用焉若此者後勿復聞先是近侍言賈人有管美珠者元仁宗曰吾服御雅不喜飾以珠璣生民膏血不可輕耗汝等當廣進賢才以恭儉愛人相規不可以奢靡蠹財相導言者慚而退淮東宣慰使撒都獻玉觀音七寶帽項寶帶寶鞍卻之戒諭如初

## 出寵

放出寵愛宮女者

明帝出宋禕與遙集 事文類聚

宋禕是石崇妓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在晉明帝宮帝患危篤群臣進諫請出宋禕時朝賢悉見帝曰卿諸人誰欲得者衆人無言阮遙集時為吏部尚書對曰願以賜臣即與之

宋哲宗出宮女 宋史

哲宗紹聖二年是歲蘇州夏秋地震桂陽監慶雲見出宮女九十一人紹聖四年紹行荒政移粟振貸出宮女二十四人

徽宗出宮人十一次 宋史

徽宗崇寧元年京畿京東河北淮南蝗出宮女七十六人崇寧三年諸路蝗出宮女六十二人大觀二年同州黃河清出宮女



七十有七人政和元年虔州芝草生蔡州瑞麥連野河南府嘉禾生野蠶成繭出宮女八十八人政和二年成都府蘇州火出宮女三百八十三人政和三年江東旱溫封滋三州火出宮女二百七十有九人政和四年相州野蠶成繭出宮女六十八人政和五年平江府常湖秀州水出宮女五十人政和六年冀州三山黃河清出宮女六百人政和七年三山河水清出宮女六十八人重和元年江淮荆浙梓州水出宮女百七十八人

哀宗遵命金史

金哀宗甚寵一宮人欲立爲后皇太后惡其微賤固命出之上不得已命放之出宮語使者曰爾出求華門不計何人首遇者即賜之於是遇一販繒者遂賜爲妻

斥去不正之人

唐高宗流義甫於雋州 唐書

高宗永徽中李義甫拜宰相既主選無品鑒才而谿壑之欲惟賄是利不復銓判人人咨訕又毋妻諸子賣官市獄門如沸湯自永徽後御史多制授吏部雖有調注至門下覆不留義府乃自注御史負外通事舍人有司不敢卻帝嘗從容戒義府曰聞卿兒子女壻撓法多過失朕爲卿掩覆可少勗之義府內倚后揣羣臣無敢白其罪者不虞帝之知乃勃然變色徐曰誰爲陛下道此帝曰何用問我所從得邪義府誓然不謝徐引去帝由是不悅楊行穎白其贓詔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與三司雜訊李勣監按有狀詔除名流雋州子率府長史洽千牛備身洋及婿



少府主簿柳元貞並流廷州司議郎津流振州朝野至相賀三子及壻尤凶肆既敗人以為誅四凶或作河間道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榜于衢乾封元年大赦獨流人不許還義府憤恚死年五十三自其斥天下憂且復用比死内外乃安

唐穆宗貶皇甫鏗

唐書

憲宗時皇甫鏗進門下侍郎平章事嘗與金吾將軍李道古共薦方士柳泌浮屠大通為長年藥帝惑之穆宗在東宮聞其姦妄始聽政集羣臣於月華門貶鏗崖州司戶叅軍死其所

宋太祖徙畜蠶者

宋史

太祖乾德二年徙永州諸縣民之畜蠶者三百二十六家于縣之僻處不得復齒於鄉

真宗黜王繼恩

宋史

真宗時王繼恩以事太宗有功為桂州觀察使繼恩初事太祖特承恩顧及崩夕太宗在南府繼恩心中夜馳詣府邸請太宗入太宗忠之自是寵遇莫比喜結黨以邀名譽乘間或敢言薦外朝臣由是士大夫之輕薄好進者從之交往每以多寶院僧舍為期有潘閻者能詩詠賣藥京師繼恩薦之召見賜進士第尋察其狂妄追還詔書及真宗初繼恩益豪橫頗欺罔漏泄機事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緘題往來多請託至有連官禁者素與胡旦善時將加恩密諉其為褒辭又士人詩頌盈門上惡其朋結黜為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籍沒貲產多得蜀土僭擬之物

宋神宗罷退安石

宋史

宋神宗熙寧七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憂形于色對朝嗟



歡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此不足詒聖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以恐懼者正爲人事之未修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恣怨至出不遜語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兩宮泣下憂京師亂起以爲天旱更失人心安石曰近臣不知爲誰若兩宮有言乃向經曹侑所爲爾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爲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監安上門鄭俠上疏繪所見流民扶老攜幼困苦之狀爲圖以獻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俠又坐竄嶺南慈聖宣仁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帝亦疑之遂罷爲觀文殿大學士

元順帝遠胤伯顏元史

元順帝至元四年脫脫字大用授金紫光祿大夫兼紹熙宣撫

使是時其伯父伯顏中書右丞相既誅唐其勢益無所忌擅爵人赦死罪任邪佞殺無辜諸衛精兵收爲己用府庫錢帛聽其出納帝積不懌于脫脫雖幼養於伯顏常憂其敗私請於其父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於未敗圖之其父以爲然復懷疑久未決質之於師吳直方直方曰傳有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家耳餘復何顧焉當是時帝之左右前後皆伯顏所樹親黨獨世傑班阿魯爲帝腹心日與之處脫脫遂與二人深相結納而錢唐楊瑀嘗事帝潛邸爲奎章閣廣成局副使得出入禁中帝知其可用每三人論事使瑀參焉至元五年秋車駕留上都伯顏時出赴應昌脫脫與世傑班阿魯謀欲禦之東門外懼弗勝而止會河南范孟矯殺省臣事連廉訪使段輔伯顏風臺臣言漢人不可爲廉訪使時別兒怯不花



亦為御史大夫畏人之議已辭疾不出故其章未上伯顏促之  
急監察御史以告脫脫脫脫曰別兒怯不花位吾上且掌印我  
安敢專邪別兒怯不花聞之懼且將出脫脫度不能遏謀於直  
方直方曰此祖宗法度決不可廢盍先為上言之脫脫入告于  
帝及章上帝如脫脫言伯顏知出於脫脫大怒言於帝曰脫脫  
雖臣之子其心專佑漢人必當治之帝曰此皆朕意非脫脫罪  
也及伯顏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泣  
語脫脫脫脫亦泣下歸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宗社安危所繫不  
可不密議論之際左右為誰曰阿魯及脫脫木兒直方曰子之  
伯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共語一泄則主危身戮矣脫  
脫乃延二人于家置酒張樂晝夜不令出遂與世傑班阿魯議  
侯伯顏入朝禽之戒衛士嚴宮門出入螭吻悉為置兵伯顏見  
之驚召脫脫善之對曰天子所居防禦不得不爾伯顏遂疑脫  
脫益增兵自衛六年二月伯顏請太子燕帖古思獵于柳林脫  
脫與世傑班阿魯合謀以所掌兵及宿衛士拒伯顏戊戌遂拘  
京城門鑰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御玉德殿召近臣  
汪家奴沙刺班及省院大臣先後入見出五門聽命又召瑀及  
江西范匯入首詔數伯顏罪狀詔成夜已四鼓命中書平章政  
事只兒瓦及德赴柳林已亥脫脫坐城門上而伯顏亦遣騎士  
至城下問故脫脫曰有旨逐丞相伯顏所領諸衛兵皆散而伯  
顏遂南行

## 除奸惡

能除奸邪之臣者



帝鴻氏子掩善隱賊好行凶慝天下謂之渾沌少皞氏子毀信惡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顛頊氏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禱祝縉雲氏子貪於飲食冒于貨賄天下謂之饕餮天下惡之舜乃流四凶族遷於四裔以御魑魅

吳王誅緄吳書

孫緄廢主孫亮立琅邪王孫休即位爲丞相荆湘牧權領人主自吳國朝臣不嘗有也緄奉牛酒詣休休不受詔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爲之若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布以言聞休休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又復恩待中與緄分省文書或有告緄懷怨侮上欲圖反者休執以付緄緄殺之由是愈懼因孟宗求出屯武昌休許焉盡勅所省中營

兵萬餘人皆令裝載所取武庫兵器咸令給與將軍魏邈說休曰緄居外必有變武衛士施朔又告緄欲反有徵休密問張布布與丁奉謀於會殺緄永安元年十二月丁卯建業中謠言明會有變緄聞之不悅夜大風發木揚沙緄益恐戊辰臘會緄稱疾休疆起之使者十餘輩緄不得已將入衆止焉緄曰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令府內起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而火起緄求出休曰外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緄起離席奉布目左右縛之緄叩頭曰願徒交州休曰卿何以不徙滕胤呂據緄復曰願沒爲官奴休曰何不以胤據爲奴乎遂斬之以緄首令其衆曰諸與緄同謀皆赦放仗者五千人第聞乘船欲北降追殺之夷三族發孫峻棺取其印綬斷其木而埋之以殺魯育等故也緄死時年二十八休恥與峻緄同族特除其屬籍



琅邪王斬和士開北史

和士開字彥通齊武成即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又除尚書左僕射仍兼侍中武平元年封淮陽王尋除尚書令還錄尚書事食定州常山郡幹武成時恒令士開與太后掘槩又出入卧內遂與太后爲亂及武成崩後彌自放恣琅邪王儼惡之與領軍大將軍庫狄伏連侍中馮子琮書侍御史王子宜武衛大將軍高舍洛等謀誅之伏連發京畿軍士帖神武千秋門外並私約東不聽士開入殿士開雖爲領軍恒性好內多早下縱當直必須還宅晚始來門禁宿衛略不在意及旦士開依式早參庫狄伏連把士開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便授一函云有敕令王向臺遣軍士防送禁治書侍御廳事儼遣都督馮永洛就臺斬之先是鄴下童謠云和士開當入臺士開謂人上臺至是果

驗

唐武后誅來俊臣唐書

武后時來俊臣拜左臺御史中丞素與衛遂忠善遂忠雖無行頗有辭辨始王慶詵女適段簡而美俊臣矯詔彊娶之它日會妻族酒酣遂忠詣之闈者不肯通遂忠直入媾罵俊臣耻妻見辱已命歐而縛于廷旣乃釋之自此有隙妻亦慙自殺簡有妾美俊臣遣人示風旨簡懼以妾歸之後臣知群臣不敢斥已乃有異圖常自比石勒欲告皇嗣及廬陵王與南北衙謀反因得騁志遂忠發其謀右肅正臺中丞吉頊言詔俊臣下獄刑當以死狀三日不下頊從武后游苑中因間言臣爲陛下耳目知俊臣狀入不出人以爲疑后曰朕以俊臣有功徐思頊曰于安遠告虺貞反今爲成州司馬俊臣誣殺忠良罪惡如山國蟲賊也



尚何惜初俊臣屢撻諸武太平公主張昌宗等過谷后不發至是諸武怨共證其罪有詔斬於西市年四十七人皆相慶曰今得肯著牀瞑矣爭抉目搗肝醢其肉須臾盡以馬踐其骨無子餘家屬籍沒

唐玄宗斬長孫昕

唐書

唐玄宗時李傑爲御史大夫尚衣奉御長孫昕素惡傑過于道內恃玄宗姪婿與所親楊仙玉共歐辱之傑訴曰敗髮膚痛在身辱衣冠恥在國帝怒詔斬昕等朝堂

唐代宗刺殺李輔國

唐書

李輔國本名靜忠以閹奴事高力士及誅楊國忠輔國豫謀又勸唐肅宗趨朔方收河隄兵以興復因勸肅宗即位由是親近令判元帥府行軍司馬任以監營事凡四方章奏軍符林示寶

委之肅宗還京拜輔國爲殿中監封成國公代宗立輔國等以定策功愈跋扈自輔國徙太上皇天下疾之代宗在東宮積不平旣嗣位不欲顯戮遣俠者夜刺殺之抵其首溷中殊右臂告秦陵然猶秘其事刻木代首以葬贈太傅謚曰醜

元世祖誅桑哥

元史

元世祖時桑哥爲尚書右丞相專擅朝政凡銓調內外官皆由於已而其宣勅尚由中書桑哥以爲言世祖乃命自今宣勅並付尚書省由是以刑爵爲貨而貶之咸走其門入貴價以買所欲貴價入則當刑若脫求爵者得綱紀大壞人心駭愕至元二十八年春世祖畋於灤北也里審班及也先帖木兒徹里等劾奏桑哥專權黷貨時不忽木出使三遣人趣召之至觀於行殿世祖以問不忽木對曰桑哥壅蔽聰明紊亂政事有言者即誅



以他罪而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逢起召亂在旦夕非亟誅之恐為陛下憂留守賀伯顏亦嘗為世祖陳其奸欺久而言者益衆世祖始決意誅之

元仁宗令鞠問沈明仁元史

元仁宗時中書省臣言白雲宗總攝沈明仁強奪民田二萬頃誑誘愚俗十萬人私賄近侍妄受名爵已奉旨追奪請汰其徒還所奪民田其諸不法事宜令覈問有旨朕知沈明仁奸惡其嚴鞠之

## 除權臣

能除弄權柄之臣者

魏邵陵厲公誅曹爽晉書

魏邵陵厲公嘉平元年謁高平陵曹爽兄弟皆從奏太后廢爽

兄弟時司馬懿及昭將兵陣闕下經爽門爽帳下督嚴世上樓引弩將射懿或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一止皆引其肘不得發大司農桓範出赴爽將濟言於懿曰智囊往矣懿曰爽與範外親內疎必不能用於是假司徒高柔行大將軍事領爽營命太僕王觀行中領軍攝義營儀與將濟勒兵出迎魏主屯于洛水浮橋上奏曰先帝詔陛下及臣升于御牀口託以後事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專權作威群官要職皆置所親宿衛舊人並見斥逐縱恣日甚伺候神器人懷危懼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羣臣皆以爽有無君之心不宜典兵宿衛奏可令罷爽義訓吏兵各以列侯就第若稽留車駕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伺察非常桓範果勸爽奉天子幸許昌移檄徵天下兵爽不能用桓範等援引古今諫說萬端終不能從乃



曰司馬公正當欲奪吾權耳吾得以侯還第不失爲富家公羽範拊膺曰坐御滅吾族矣遂奏帝爽等反狀已具乃收爽兄弟及其黨與何晏丁謐鄧颺畢軌李勝桓範等誅之

周武帝殺宇文護北史

周武帝時宇文護爲大司馬晉國公自恃建立功久當權軸所任皆非其人兼諸子貪殘僚屬縱溢莫不蠹政害人帝以其暴慢密與衛王直圖之建德元年冬月護自同州還帝御天安殿見護訖引入含仁殿朝皇太后先是帝於禁中見護常行家入禮護謁太后太后必賜之坐帝每立侍至是護將入帝謂曰太后春秋既尊頗好酒諸親朝謁或廢引進喜怒有時乖此諫未蒙垂納兄今願更啓請因出懷中酒誥授護曰以此諫太后護入如帝所誡讀示太后未訖帝以玉珽自後擊之踣地又令

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懼所不能傷時衛王直先匿於戶內乃出斬之

金宣宗誅高琪金史

木虎高琪世宗大定二十七年充護衛十人長宣宗貞祐初累遷拜平章政事未幾進拜尚書省右丞相興定二年詔集百官議河北陝西守禦之策高琪心思之不用一言是時築汴京城裏城宣宗問高琪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如何高琪曰終當告成但其濠未及浚耳宣宗曰無濠可乎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効力宣宗曰與其臨城曷若不令至此爲善高琪無以對高琪自爲宰相專固權寵擅作威福與高汝礪相唱和高琪主機務高汝礪掌利權附己者用不附己者斥凡言事忤意及負材力或與己頗頌者對宣宗陽稱其才使幹當於



河北陰置之死也自不兼樞密元帥之後嘗欲得兵權遂力勸宣宗伐宋置河北不復爲意凡精兵皆置河南苟且歲月不肯輒出一卒以應方面之急平章政事英王守純欲發其罪密召右司員外郎王阿里知案蒲鮮石魯刺令史蒲察胡魯謀之石魯刺胡魯以告尚書省都事僕散奴失不僕散奴失不以告高琪英王懼高琪黨與遂不敢發頃之高琪使奴賽不殺其妻乃歸罪於賽不送開封府殺之以滅口開封府畏高琪不敢發其實賽不論死事覺宣宗久聞高琪姦惡遂因此事誅之

## 除逆

除去大逆者

宋桓公殺南宮萬 左傳

魯莊公十二年秋宋萬欲問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

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犖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可補行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以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晉侯殺里克 左傳

魯僖公十年夏四月周公忌父王不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



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

穆王殺申歸左傳

魯文公十年初楚范巫喬似謂成王與子西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爲商公泚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爲工尹又與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關宜申及仲歸

宋孝武帝誅劭濟齊史

宋孝武帝文帝子也初元凶劉劭與弟濟弑逆及劭敗入武庫井中副隊高禽於井出之劭問天子何在禽曰至尊近在新亭將劭至殿前臧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之人何爲見

哭質因辨其逆狀荅曰先朝當見枉廢不能作獄中囚問計於蕭斌斌見勸如此又語質曰可得爲乞遠徒不質曰主上近在航南自當有處分縛劭馬上防送軍門及至牙下據鞍顧望太尉江下王義恭與諸王共臨視之義恭曰我背逆歸順有何太罪頓殺十二兒劭曰殺諸弟此一事負阿父江湛妻庾氏乘車罵之龐秀之亦加誚讓劭厲聲曰汝輩復何煩爾先殺其四子語南平王鐔曰此何有哉劭斬于牙下臨刑歎曰不圖宋室一至於此劭濟及其子並梟首大航暴尸於市劭妻殷氏賜死於廷尉臨刑謂獄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殘何以枉殺天下無罪人恪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耳當以鸚鵡爲后也滄桑褚氏舟楊尹湛之女湛之南奔之始即見離絕故免於誅其餘子女妾媵並於獄賜死投劭濟尸首於江其餘同逆及



王羅漢等皆伏誅張超之聞兵入遂至合殿故基止於御床之所為亂兵所殺剖腹剜心鬻割其肉諸將生噉之焚其頭骨時不見傳國璽問劭云在嚴道有虎穴就取得之道育鸚鵡並都街鞭殺於三頭四望山焚其尸揚灰于江

梁元帝鬻割王偉

中史

梁元帝既克侯景有王偉者學通周易雅高辭采仕魏為行臺郎景叛後高澄以書招之偉為景報澄書其文甚美澄覽書曰誰所作也左右稱偉之文澄曰才如此何由不早使知邪偉既協景謀謨其文檄並偉所製表及行幕逆皆偉創謀也景敗與侯子鑒俱走相入潛匿草中直漬成主黃公喜禽送之見王僧辯長揖不拜執者促之偉曰各為人臣何事相敬僧辯謂曰卿為賊相不能死節而求活草間顛面一扶安用彼相偉曰廢興時也王拙在人向使侯氏早從偉言明公豈有今日之勢僧辯大咲意甚異之命

出以徇偉曰昨及朝行八十里願借一驢代步僧辯曰汝頭方行萬里何八十里哉偉笑曰今日之事刀吾心也前尚書左丞虞隲嘗見辱於信遇之而唾其面曰死庸復能為惡乎信曰君不讀書不足與語隲慙而退及呂季哈周石珍嚴豐俱送江陵偉尚望見金於獄為詩贈元帝不要人曰趙壹能為賦鄒陽解獻書何惜西江水不救轍中魚又上五百字詩於帝帝愛其才將捨之朝士多忌乃請曰前日偉作檄文有異辭向元帝求而視之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東一目寧為四海所歸帝大怒使以釘釘其舌於柱刻其腸顏色自若仇家鬻其肉俛而視之至骨方刑之

吳主揚行密刺朱延壽

五代史

朱延壽者揚行密夫人朱氏之弟也田頌及安仁義之將叛也



行密疑之乃陽爲目疾每接延壽使者必錯亂其所見以示之嘗行故觸柱而仆朱夫人扶之良久乃蘇泣曰吾業成而喪其目是天廢我也吾兒子皆不足以任事得延壽付之吾無恨矣夫人喜急召延壽延壽至行密迎之寢門刺殺之出朱夫人以嫁之

元仁宗誅阿木哥元史

仁宗延祐五年六月時衛王阿木哥以罪貶高麗術者趙子玉等言於王府司馬曹脫不台等曰阿木哥名應圖識於是請謀備兵器衣甲旗鼓航海往高麗取阿木哥至大都俟時而發行次利津縣事覺誅之

元順帝殺李羅帖木兒元史

李羅帖木兒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七月與老的沙合克堅帖

木兒兵同犯闕時擴廓帖木兒遣部將白鎖住以萬騎衛京師駐於龍虎臺與戰不利遂奉皇太子奔太原李羅帖木兒既入朝據相位白鎖住又將二萬騎屯滄州爲朝廷聲援二十四年擴廓帖木兒以兵擣大同取之皇太子乃起傾郭帖木兒大與以討逆發丞相也速兵屯東鄙魏遼有吳豫諸王兵駐西邊而自率擴廓帖木兒兵取中道抵京師亡何李羅帖木兒既伏誅帝詔白鎖住兵守京城遂詔皇太子還京而擴廓帖木兒亦扈從入朝



平國無功  
平國無功  
平國無功  
平國無功  
平國無功  
平國無功  
平國無功  
平國無功  
平國無功  
平國無功



111X  
4  
30